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87 (Resumption 1)
10 Jan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八七次会议复会—逐字记录

2000年1月10日星期一,下午2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霍尔布鲁克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阿根廷	利斯特雷先生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杜瓦尔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马里	乌阿尼先生
	纳米比亚	阿马蒂拉博士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蒂列夫先生
	突尼斯	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00-23492 (c)

下午2时40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部长们都已发完言,因此我要在请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发言前,请各位成员考虑缩短其发言,特别是——正如法国大使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在他们重复我们已经听过的统计数字时考虑这样做。

范瓦尔苏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请我们发言简短扼要,集中论述会员国或整个国际社会可为处理非洲艾滋病的破坏性影响做些什么。我们当然要遵循你的愿望,但这样做时有些勉强,因为发言论述非洲艾滋病问题的任何人都渴望表明自己了解这一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为此,人们都趋于在本次辩论发言中强调至少若干有关艾滋病影响的令人困惑的统计数字。

但我们同意主席先生你的意见,即在我们刚才听取了秘书长、戈尔副总统、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洛赫·布朗、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皮奥特以及纳米比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三国卫生部长的发言后,确实已没有必要进一步描述困扰非洲的不堪言状的悲剧。在这方面,人们不仅在今天,而且也在最近关于非洲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问题的会议期间,已谈及一切问题。但是,当我们扪心自问安全理事会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理解这是你希望我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时,我们愿断言,加强意识必须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不必说服我国相信,艾滋病的影响是召开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的合法议题。非洲艾滋病和冲突之间的接口似乎十分显然。艾滋病是一个健康问题,但这个问题破坏了整个经济、扰乱了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并最终趋于摧毁整个社会的结构。因此它对空前程度的沮丧和失望负有责任,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冲突种子。

反言之,冲突显然加快了艾滋病的传播。在行进途中的士兵和流离失所平民是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源泉,在冲突地区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特别困难。根据艾滋病方案的报告,军人中艾滋病毒感染程度可能比平民人口高 2 至 5 倍。因此,人们期望安全理事会为提高意识作出贡献,它可以有益地集中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一特定方面,

并要求所有非洲国家通过把焦点集中在受其指挥的武装力量,展示其同艾滋病作斗争的承诺。让意识、责任和纪律始于军方。

荷兰将继续为——特别在非洲——至少在目前水平上防止艾滋病作出贡献。根据艾滋病方案和哈佛艾滋病研究所的报告,从绝对值来看并在百分比基础上,荷兰是全世界第二大捐资国。我们是在多边和双边范畴内提供这些捐款的。我们同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赞比亚等国都有双边艾滋病方案。另外,艾滋病成份已列入荷兰支持的基础保健活动。

人们的理解是,荷兰赞成葡萄牙代表将代表欧洲联盟作出的发言。

利斯特雷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鉴于这是我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要向主席先生你、安理会所有成员、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表示问候,他们为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机构的工作作出了有效贡献。

阿根廷一段时间来一直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更容易承认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不仅涉及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也包括被称之为人类安全的更广泛标准。我承认这个概念仍在发展之中,尚没有明确定义。

我们已经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不保证居民的生存、教育和健康等基本条件,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我们认为,应该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安全、和平与安全概念的范畴内,把艾滋病这个严重问题视为造成影响国际安全局势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忆及,教宗庇护保罗六世曾在 1967 年题为“Populorum Progressio”的关于各国人民发展问题的教皇通谕中阐明,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

我们毫无疑问,艾滋病侵害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潜力——而这些因素都是国际冲突和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内冲突等最近冲突的根源。

在安理会历史上第一次,在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戈尔先生和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的参与下举行讨论艾滋病问题的公开会议,并且本组织成员国的高级代表也参加了这次辩论,这一事实证明了非洲的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

在今后五年里,为同艾滋病作斗争采取或不采取行动将决定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和实际上全人类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冒昧地指出有关应当采取那些措施的以下建议。

阿根廷共和国认为,第一步应当是承认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也影响到发展并因而影响到安全——这是制订国家和区域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认为,同艾滋病作斗争应当同有关解决文盲、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的问题一道成为国家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第二步应当是增加这方面的财政援助。目前,国际社会没有把足够的资源分配给同艾滋病作斗争的方案。国际对应措施的水平必须相当于这一传染病传播的速度,它的传播速度要比分配给控制艾滋病的资源增加的速度快三倍。同样,必须增加近年来持续下降的官方发展援助。这是拥有更多资源——也就是发达国家的首要责任。

在这方面,本着 1999 年 6 月在科隆举行的八大国首脑会议的精神,我们应当考虑减少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并最没有能力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提供资源的非洲国家的债务。我们也认为,私人部门在动员资源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步应当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的更积极的参与。

第四,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加强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除其他外,联合赞助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都在预防、传播信息、教育和提供技术及财政援助领域中进行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应当继续下去、加紧进行,并最终同区域组织的工作协调进行。

第五,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协调。

最后,我们绝不能忘记艾滋病孤儿的情况,正如儿童基金会指出,这是一个具有独特范围和性质的悲剧。我们应当优先关注这一问题并作出紧急反应。

我们刚才听到了对局势的最雄辩的描述。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重新作出解决

这一传染病的承诺,这一传染病在非洲特别严重,感染了四分之一的人,但在全世界都有其存在,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洛赫·布朗先生提供的数据所示。

在我发言的最后,我必须引证秘书长 1999 年 12 月 6 日的话。

> “我们必须把同艾滋病所作的斗争作为我们在全非洲的工作的真正的优先事项,同我们为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工作具有平等地位。”(SG/SM/7247,第 3 页)

阿根廷共和国完全赞同这一发言并保证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最后,我必须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提交安理会进行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们的发言所说的客气话和他今天出席这里的会议。

杜瓦尔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代表团非常赞赏秘书长、沃尔芬森先生、马洛赫·布朗先生和彼得·皮奥特医生有关为解决非洲正在发生的艾滋病悲剧所作努力的情况介绍。我们也非常欢迎由于戈尔副总统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会议而使这一重大问题受到的重视。加拿大一贯认为,安理会必须扩大其安全的概念,以包括非传统性的威胁,特别是影响人类安全的威胁。主席先生,我们赞扬你和美国代表团使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在非洲和平与安全范围内审议艾滋病问题。我们也谨赞扬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格林斯托克大使所做的工作,他在 12 月份集中处理了非洲困难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以法语发言)

艾滋病流行病在世界的几个地方是对政府体制的发展、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数据表明,这一流行病在非洲杀的人比战争还多。现实是,在今后 5 至 10 年,在保健、教育和安全以及公务中就业的非洲人即使没有一半,但也很可能有三分之一要死于艾滋病。这不仅是一个人间悲剧,而且是对受影响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这些国家本来就面对许多其他挑战。非

洲政府为阻挡艾滋病潮流所作的努力由于国内冲突、难民潮、迅速的都市化和贫困而受阻碍,而这些问题中的每一项都促使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的进一步扩散。

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流行病对非洲国家继续在世界各地和非洲本身的几个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国防部报告说,它们武装部队中平均有 20%-40%人携带艾滋病毒。随着病情的发展,这将意味着在指挥官一级和军队内部将缺乏连贯性,并降低事先进行维持和平训练的有效性。此外,根据维持和平行动部提供的指导,所有维持和平人员、国际观察员和救济援助人员需要从个人和职业上充分理解不适当的性行为所具有的风险,这就是通常所具有的风险。

加拿大自 1987 年以来就参与国际上同艾滋病进行的斗争。加拿大资助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的资金总额仅在 1999 年就达 2 200 万美元。加拿大的重点主要是非洲,在该大陆 5 个主要项目中有 4 个是为了促进性健康、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加强初级保健能力和解决妇女和脆弱群体的特殊需要。

去年 12 月,卡罗尔 · 贝拉米谈到有必要打破围绕着艾滋病的沉默阴谋,以作为在非洲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一步。我们祝贺乌干达及其部长;实际上该国已经树立了扭转这一破坏性趋势的榜样。我们也欢迎肯尼亚的莫伊总统和坦桑尼亚的姆卡帕总统在其最近的千年讲话中对这一问题所表示的重视。

同秘书长科菲 · 安南一样,我们也欢迎多数非洲国家勇敢决定,承认打赢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斗争的第一战就是打破沉默,排除围绕这一疾病的羞耻感。皮奥博士今天上午提醒我们,已经进行的努力已产生积极结果。显然,非洲人本身有力的政治承诺和团结一致的反应将大大有助于短期内减轻艾滋病的影响,中期内控制这种疾病的增长,并且希望长期内争取彻底消除它。

同样清楚的是,非洲不能单独面对这一问题。加拿大是许多已经加入非政府和多边组织的努力,帮助非洲人同艾滋病作斗争的国家之一。去年 12 月秘书长发起消除非洲艾滋病国际伙伴合作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应有助于确保一项协调方针,让各国

政府、私人企业和多边机构参加。

艾滋病毒/艾滋病爆发后仅仅 20 年,我们已在了解这一病毒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艾滋病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问题,它已成为一个复杂、多层面的发展问题。

非洲冲突的普遍存在,已成为发展的一个主要绊脚石。战争浪费资源。因此,安理会能够促进非洲同艾滋病斗争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办法是加紧参与防止和解决该大陆的冲突。

就我国而言,加拿大保证支持非洲各国政府领头制订它们自己的国家战略计划,同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支持社区和社区团体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在方案安排中确定优先,确保最佳作用和成本效果最好的干预;以及通过一项包括人的基本需要——基本教育、初级医疗保健和男女平等——的广泛方针,促进可持续的人的发展。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将象你要求的那样直接谈问题,不再象通常那样赞扬副总统戈尔、赞扬你主席先生和格林斯托克大使。这些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有了很好的表达,我国代表团赞同他们的意见。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非洲艾滋病的数字。今天上午这次会上几乎所有尊敬的发言者都引用和强调了其中许多感人的事实,因此我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说,艾滋病在非洲确实是一个严重的流行病,有数百万人已被感染,其中许多已经因为这一可怕的疾病而丧生,许多仍然活着,但也挣扎在生死线上。今后将有更多的人被感染,直到和除非人类找到办法,一劳永逸地制止这一流行病的传播。

显然,艾滋病对非洲的影响特别严重。用秘书长的话说,

> “没有预料到、无法解释、无法言表地残酷的艾滋病流行给我们,特别是非洲,带来了一场我们很难理解,更不用说控制的悲剧”。

它的影响是悲剧性的,摧毁着社会的根本结构。在过去二十年中,自从它首次露头以来,它已成为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社会经济层面,而且越来越

具有安全层面的问题。它给非洲各国政府的发展努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面对这一疾病的严重破坏,最好的国家计划都被打乱,尤其是在用极大代价培养出来的宝贵的人力资本成为这一疾病的受害者的时候。

显然,艾滋病问题本质上已不再是一个非洲问题。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影响世界许多地区,其中包括本地区亚洲,那里艾滋病也正在成为人们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很少有区域免受它的毒害,虽然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因为它们缺乏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能力。因此,在全球规模上与艾滋病作斗争是恰当和适当的,因为这是可想象的控制和最终根除这一祸害的唯一办法。为此目的,需要发动一场协调和有力地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的全球运动,多管齐下,包括宣传以提高政府和公众的认识,在社会各级进行照料和教育,政府内和政府间的政策协调,医疗研究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

在这方面,1999 年 12 月 6 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首次消除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国际伙伴合作问题会议值得欢迎,开得及时。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那次会议上发言时特别强调一些优先目标,即打破每一级的攻守同盟,满足已经感染者和他们的家属的需要,用可承担的价格向非洲人提供有效的治疗,加快研制疫苗的工作,以及采用一切可采取的手段,制止这一疾病的传播。

国际伙伴合作会议是在动员和协调全球努力,争取解决当代这一祸害方面,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个重大步骤。这是一次面向行动的会议。联合国和其他有关机构,主要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及其赞助者发起这项倡议,侧重注意艾滋病对非洲的影响,必须得到赞扬。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可以开得更早,以便非洲艾滋病的问题能够更早得到处理,但是晚总比没有好。今后数月应该采取具体的后续行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期待达成一项预计应在今年 5 月最后定稿的行动计划。

在我们动员全球行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同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首先是在非洲,因为非洲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努力中,我们不应该不看到,虽然这一病毒

不认国界,不分青红皂白,但受其创伤最严重的是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较富裕的发达国家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如果不是纯粹为了帮助他人,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减轻这一疾病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影响的非洲国家的影响。

许多非洲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根本没有资源执行有效的预防方案,或者医治已受艾滋病毒感染的人口,因为医治所需要的药品价格惊人。这正是发达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大和建设性作用的地方。它们可以通过它们的经济援助方案,向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药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应该对它们的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降低这些药品的价格,或者允许生产救命药品的强制性许可。

事实上,在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亚太地区艾滋病问题国际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请注意,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强制性许可生产是允许的,但遗憾的是,有些国家同大制药公司站在一起,因此使发展中国家无权生产较便宜的药品,拯救其人民的生命。虽然制药公司确实用了大量投资研究,但是,它们不应该通过穷人的痛苦而回收它们的成本和赚取利润。正如马哈蒂尔总理所说,把利润放在人的生命之上,是令人遗憾的。他感到,发达国家以它们空前的财富,可以在这方面为减轻穷国的负担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不仅必须作更多的努力解决艾滋病流行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联合国系统以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平与安全作为它的全球性任务,它处在一个独特的地位,可在与艾滋病有关的通常困难的政策问题上提供援助。联合国在同艾滋病作斗争方面的作用特别有意义,因为生命和健康的权利毕竟是人权的两项最根本的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在世界最初获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染问题时,我们低估了它会给全世界带来的死亡灾难。即便在我们逐步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低估这一流行病的影响。而且不幸的是,我们还低估了我们制止——至少减缓——这一疾病的能力。我们今天上午听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成功事例,尤其是就乌干达而言,这就是这一能力的证明。我们期待着在今后数月和数年里能够听到更多的成功事例。

在非洲,把目前的状况与中世纪的腺鼠疫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为了防止灾难进一步加深,我们需要一道努力——政府、商业、大学、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新闻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更有效地开展行动,而且毫不拖延。是的,新的资源是需要的。但采取行动的代价当然要比不采取行动的代价低。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副总统戈尔今天上午在他的发言中宣布,美国打算采取一系列重大的主动行动。

我们欢迎这些主动行动,它们反映了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正在起一种明智的领导作用。我们相信,这些主动行动将积极展开,而且那些迄今尚未采取这些主动行动的其他发达国家也将会效仿。的确,最适当和最令人欢迎的行动莫过于发达国家在美国带领下发起一种针对非洲的马歇尔计划,以此帮助该大陆战胜这一祸患。

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组织了安理会这次关于艾滋病在非洲的影响以及它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后果的会议。这次会议生动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重要议题的关注。它及时唤醒了国际社会,而且加强了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秘书长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所作的重要评论以及他所说的客气话,感谢他对这一新构想的支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国王国代表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月中明智而妥善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为本月集中讨论非洲问题确定了基调。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我的发言稿撇开,只想临时发表两点看法。首先,我赞扬你采取主动,因为你触及到我们能够而且正在做的第一件事,这就是使这个议题受到重视。我们感谢副总统戈尔明确地这样做了。我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是非洲国家的政府也并不都承认它们遇到了问题。我们要称赞承认存在问题的国家——如乌干达和塞内加尔——它们已实际开始实施有效的艾滋病方案,我们也赞扬其领导人现在正开始承认需要行动起来的若干其他国家。莫桑比克、肯尼亚、斯威士兰、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显然正开始这样做;不过仍然有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如此。我认为,它们需要把这次会议以及对我们这个议题的关心作为安全议题来汇报,而且正如乌干达部长清楚告诉我们

的那样,行动起来,改变做法。

我认为,我们举行这次会议有助于消除艾滋病所带来的侮辱。但是,这个问题必须由非洲人来处理。实际情况是,非洲艾滋病的流行体现了非洲发展、安全和教育的相对失败。这是非洲的一个失败。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失败。它不是一方或另一方的失败。它是非洲人和非非洲人的失败。我们必须拿出不同的对应办法。

除给予重视之外,所需的第二点是资源。我认为,今天所详述的最重要一点莫过于美国关于提供资源的宣布。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在我们已努力的地方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年 1 月,联合王国开始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球艾滋病方案,总计资金为 1 亿英镑。我国首相宣布,其中 2 300 万美元会于上个月投放到非洲。让我们看看这笔钱会用在哪些方面。它将这样花费:400 万英镑用于疫苗研制;750 万英镑用于区域性的艾滋病行动,重点是在南部非洲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一道开展预防活动,另有 100 多万英镑用于培训自愿人员,他们将前往非洲各国,传播信息。

我们已在与马拉维合作开展一项 3 500 万英镑的保健方案,其重点是性健康和生殖保健援助方案,此外我们还与一些国家单独开展了许多其他详细方案,包括分发避孕套。这些方案正开始排除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主席先生,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项工作持续下去?发表言辞固然很不错,但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举行这次会议便是做了主要的工作,可光靠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安全理事会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我希望,在你担任主席的这个月结束以前,你将安排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其他机构进行有系统合作,推动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否则,我们将只会停留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言辞上。

第二,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在此提供领导——必须有一个与其他国际机构和政府开展合作的机制与结构,以及人们所说的,与民间社会开展合作的体系和结构。怎样做到这一点?首先,我提到了联合王国正在做的一两件事。是否会有一个登记册或信息中心记载哪些方案正在进行,在哪些国家以及为何目的?假如没有,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出现工作重叠现象,或者我们就会在那些急需帮助的国家中留下严重缺陷。

因此,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登记册或一个信息中心来体现我们所有人现在所要求的那种协调?

第三,我们需要这方面的领导。这一领导必须部分来自联合国、来自秘书长、来自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也许能够将这方面的行动结合在一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艾滋病方案对于我们在处理非洲艾滋病灾难方面的情况所作的分析是一项出色的成果。今天不需要作更多的分析。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安全理事会将发挥何种作用?

我已阐述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我们还要再说一遍。我们需要五样东西:政治意愿——这也意味着重视;资源;实地的能力,以便各项方案得到有效指导并且以专业技能开展必要的工作;协作与协调;以及研究——我们必须有一种疫苗。

每一个发达国家理应都可以公布它把多少资金用于一项艾滋病方案——以及非洲的一项艾滋病方案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成就。

主席(以英语发言):联合国王国代表提出了一系列我们不能不予重视的问题。我希望后面的发言者能够谈谈这些问题。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但是,在请他发言之前,我要问皮奥博士:他是否想回复格林斯托克大使所提的一个具体问题,也即信息中心问题。现在是否有这样一个中心?你是否有一项计划?你是否能够就这个具体问题给我们大家作一个非常简单的答复?

皮奥博士(以英语发言):可以,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主要职能和作用之一。此种信息中心在区域一级和一些国家中存在。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专题小组已于四年前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始做这项工作。现在,它们正在扩展范围;双边捐助者、其他行动者正在加入这些小组。其首要职能之一是交换信息。在大陆一级的情况也是如此。通过网站和其他途径可以得到一部分这方面的信息。

我认为,所需要做的是推动这一工作向前发展,因为,首先,并非每个人都将艾滋病毒这一内容包括进发展计划;第二,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而言,我们还必须做得更好——它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这样做的基础当然存在,而且必须得到改进。我认为,本次辩论将对此大有助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只想请皮奥博士——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象很多发言者所建议的那样,这个问题可能会继续讨论——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分发对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刚才那个问题的答复,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那个问题,就象我确信它已经为经社理事会作的那样。

穆斯塔法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先生,虽然你已经要求我们尽量不要表达对某人的赞赏和感激,或做统计性的分析,但我不能不对你所代表的友好国家发起这个重要的会议简短地表达赞赏和感激,这个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非洲局势的关心并突出强调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灾难性影响。我们还必须感谢秘书长和那些今天上午发言的人。

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这个事实本身是一项积极措施,它有助于使国际公众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流行病的危险和通过一项通过主管机构和组织进行协调和彼此补充来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全球战略。今天上午的很多发言者多次提到这样一项战略。我们知道,贫困、饥饿、债务和自然灾害,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破坏非洲社会及其稳定。这很可能将导致冲突和危机的扩大。突尼斯希望,国际社会将以同样程度的关心胜于所有这些问题。

我将不重复今天上午的发言者所列举的可怕的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项重大威胁,我们都必须行动起来以停止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影响到无数人,特别是非洲人,并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命权。我们认为,只有有关各方有决心地采取行动并为控制这个祸害而拨出充分的资金,为实现和平、安全和发展而投入的大量金钱和努力才能充分产生作用。因此,我们重申所有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和平民社会需要作出社会承诺,以便打破围绕这项疾病的沉默并防止在治疗其

受害者方面的歧视现象。我想敦促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国家为防治这个流行病而作出的承诺。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突尼斯只会欢迎兄弟的非洲国家所采取的勇敢的新行动,这些国家采取了有效的预防和提高认识措施并承担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我们欢迎其中一些国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他们应该得到国家一级的支持和鼓励。

在大陆一级,我们必须回顾,非洲领导人们很早就开始关心这个问题。1992 年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达卡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宣言,非洲的所有领导人通过这项宣言承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以防止和优先对待这个疾病。1994 年的突尼斯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非统组织秘书长创建一个特别机制以采取后续行动并确保达卡宣言的实施。

在突尼斯,非统组织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信息,以下三个因素为重点:确保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加强国际承诺和非洲努力的必要性、支持科学研究并让所有国家分享研究成果的必要性。在 1998 年的瓦加杜古首脑会议上,非统组织建立了一个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基金,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去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为减轻艾滋病受害者的痛苦而在非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的各项方案之间进行合作的项目。

如果我们要实现预期的目标,联合国在协调和确立措施性优先事项方面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和可取的。美国副总统则提到的防治非洲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的新行动反映了国际社会确立一项一体化战略和加深对巨大的生命损失的认识的意志和决心。我们还支持秘书长在 1999 年 12 月 6 日的发言中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为采取行动确立了优先事项。

然而,为了实施这些优先事项,必须创建结构和机制,例如法国代表今天上午建议的国际基金。还有必要对今后有明确的设想,以使我们能够为非洲人创造一个更好

的明天。

最后,我们欢迎戈尔副总统今天上午宣布美国准备为在全世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而拨出更多的资金,并欢迎世界银行的旨在支持和协助有关政府的措施和项目。我们希望,这些将鼓励各方。我们准备与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协调我们的努力,以抗击这个疾病,我国幸运的将这个疾病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去年估计有 550 万游客访问了我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安理会请突尼斯代表如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一天就他的最后一点分发一份文件,说明他认为突尼斯的预防为什么是成功的,而不是每个国家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象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国代表想感谢你就这个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的专题举行这个会议。我们还感谢秘书长,以及沃尔芬森先生、马洛赫·布朗先生和皮奥先生所作的资料丰富的和发人深省的介绍。

由戈尔副总统出色地主持新的千年里安全理事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对具有全球影响和重要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最严重的艾滋病问题,这的确具有象征意义。这也表明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作用在日益增加。

乌克兰有幸作为本机构成员参加这一讨论。这一地位以及乌克兰被推选出来在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最前沿担任职务后国际社会赋予乌克兰的信任给了我们巨大的责任。乌克兰是自独立以来第一次入选安全理事会,准备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贡献,以开放与合作的精神履行这一重要使命,与此同时,与各会员国保持广泛的建设性对话。我们将努力把乌克兰的想法带入到安理会的活动中。我们处于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十字路口,我们将把我们的地理命运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带给安理会。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将是对联合国在巩固乌克兰的独立、维护其领土完整和使之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承认。

将近 20 年来,人类一直在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迄今为止,我们只能消极防

御,而我们的损失与真正战争造成的损失不相上下——我们已经了解到统计数字。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幸避免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重大流行病的严重影响。但对非洲来说,情况尤为恶劣。

艾滋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尤其巨大。艾滋病杀死人口中最有生产力和最积极的那一部分,从而增加了劳动成本,降低了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影响了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基础设施的开发,增加了保健和福利开支。艾滋病还威胁非洲国家保持可靠的防御部队的能力,从而使得维护国内和区域安全更加困难。

我们不能不提及非洲艾滋病这一重大流行病的另一个可怕后果。这一重大流行病已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人类悲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大约 2%的儿童是孤儿。研究表明,由于艾滋病,一些非洲国家的孤儿比率上升到 11%,因而造成了一代没有受过教养、正常喂养和接受过教育的儿童。他们因而容易患上艾滋病,容易犯罪和容易被拉入反叛民兵和参与其它破坏稳定的现象。

我还要提及这一问题的另一令人不安的方面,秘书长也正确地提到这一问题,这就是艾滋病毒的接触传染和军事冲突之间的联系。 1990 年代非洲国家间和种族间敌对的增加以及这些敌对造成的大量难民成为病毒传染大流行的催化剂,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

安全理事会通过平息非洲大陆目前的冲突和防止发生新的冲突,将会对联合国系统内外机构和组织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作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乌克兰完全赞同导致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的关切。我国也遭受艾滋病流行病的打击,艾滋病近年来传播的速度令人震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变得非常突出,以致乌克兰政府不仅是作为保健或社会问题,而是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来对付艾滋病。我们得到第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应该全面认识艾滋病的问题,绝不应忽视和低估这一问题。

我们相信,今天的讨论将有助于加强全世界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同时,我们认

识到,在今后许多年内艾滋病将继续是严重的挑战。只有国际社会的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成功解决这一问题。乌克兰随时准备加入到这些努力中去。

最后,主席先生,我谨表示强烈希望安全理事会这一会议为开启国际社会对付艾滋病斗争的质的方面的新阶段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乌克兰相信,现在的确是联合国更新对付这一重大流行病的全面行动纲领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或许应该利用其权力,建议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加强处理这一问题的国际合作的新战略、办法、实际活动和具体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大使先生,尤其感谢你介绍你的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洞察力。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大使发言结束时提出了我们考虑晚些时候就此问题召开大会特别会议的建议。

我现在十分荣幸地请安全理事会另一名新成员、马里代表乌昂大使发言。欢迎你进入安全理事会,大使先生。

乌昂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也会遵从你的希望,为安全理事会节省一些时间,但在作为马里常驻代表表达我的看法之前,我得请你允许我朗读马里共和国总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现任主席阿尔法·孔纳雷先生值此会议之际给你的信函。我引述:

> "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以西非经共体主席的名义并代表我们次区域各国政府和人民最热烈地祝贺你采取非凡的主动行动,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一主动行动能够有助于打破使艾滋病在今天得以发展的那种助桀为虐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沉默。迄今为消灭这一灾难而动用的资源不足——这是众所周知的——加剧了这种沉默。没有比下面的一些数字更能说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的了。
>
> "受艾滋病毒感染的 3 300 万人中,2 200 万人、也就是说 70%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今天,因艾滋病成为孤儿的人达到 800 万,每 1 分钟便有 5 人受到感染。这一重大流行流行疾病是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威胁,对某些地区而言则

更是一种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威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面临这种不幸局势,我们现在就必须组织起来发动对艾滋病的征讨,非洲领导人必须在其中承担应尽的责任。我呼吁国际社会大量增加在这一征讨框架内的承诺,以便在全世界加强对艾滋病的研究,加强预防,向受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的几百万人、特别是受这一重大流行病感染的非洲男女和儿童提供必要的支助。

"我希望,除了安全理事会目前采取的加强对这一重大流行病的认识的历史性步骤之外,这次会议还能够产生具体的措施,给全人类带来希望——使所有人得到公正待遇的希望。我并祝贺你工作取得成功。"

该信函是由马里共和国总统和西非经共体现作主席阿尔法·孔纳雷签署的。

我现在以马里常驻代表的身份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同在我前面发言的人一道祝贺贵国和你本人组织了这次会议。作为在本月期间也专门讨论非洲问题的其他会议的前奏,今天的会议证明了你个人的承诺和贵国对非洲的关心。副总统阿尔·戈尔出席本次会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我要感谢他作了重要的发言。

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就对非洲非常重要的议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发言。今天的会议还使我们能够听到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彼得·皮奥博士所作的详尽和有启发性的发言,他们的发言表明了我们面临的这一挑战的严重程度。

我将不提及关于非洲艾滋流行病后果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自今天上午以来,人们已经详细地作了描述。我要提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和平与安全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军事冲突;它们还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在这一方面,艾滋流行病今天无疑是特别在非洲造成经济和体制混乱的因素。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艾滋病对非洲各国预算造成的直接损失比在西方各国造成的损失高 15 至 20 倍。至于间接损失,由于整个人口,特别是生产部门直接受到影响,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将大

幅度下降,可预见的经济后果将使非洲经济竞争力下降,而非洲经济在短期已经在国际一级严重失调。因此,艾滋病似乎是对该大陆发展的最严重的威胁。

因此,我们不能回避如何解释这一人道主义灾难和艾滋病对非洲发展构成的威胁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在危机,尤其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确实,与全球衰退相关的非洲社会日益贫困导致社会结构解体和管理社区和个人生活的家庭和社会控制能力逐渐消失。

第二,存在着一种性格认同危机。这产生于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丧失其方向和基准点,性格认同危机也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非洲大陆越来越向外界、甚至向侵略开放。事实上,强大的媒体影响——地方媒体无法与其竞争——给非洲带来无法招架的暴力声音和图像,而这些东西不总是正面的。当地文化正日益崩溃。

最后,存在一场政治危机,其特征是在差不多独立三十年之后,摇摇欲坠的国家卫生制度设法满足不到人口20%的保健需求。

我国代表团认为,解决艾滋病问题至少部分地要求寻求对影响非洲大陆每一场危机的答案。皮奥博士今天上午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征服艾滋病,国际社会必须执行一项全球性的、协调一致的战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思维可集中于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组织保健服务机构,以便应付艾滋病,尤其是保健费用激增？第二,我们如何处理与感染艾滋病毒或患艾滋病的人有关的道德问题？第三,如何采取沟通政策,鼓励个人采用新的性行为？

非洲各国已经在处理艾滋病问题。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在马里,政府执行了一项 1997-1999 年短期计划、两项 1989-1998 年中期计划和一项 1998-2007 年十年卫生发展计划。象非洲大陆不同地方的其他经验和试验一样,这些计划涉及有创见的措施,使艾滋病问题从医学领域分离出来,并使其社会化。至关重要的是加紧这些努力。

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够确定三个主要的行动领域,第一个行动领域涉及分散防治

艾滋病的斗争。在非洲大陆各地,各非政府协会和组织证明了它们对防治艾滋病斗争的承诺和活力。这些协会和组织利用针对不同年龄组和入会权利的新社会动员方法。第二个领域涉及确定一项体制,以解决与艾滋病有关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如果我们要在防治这一流行病的斗争中维持一个团结的社会,这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领域是确定新的沟通渠道,以促使个人改变其行为模式。

由于艾滋病极为复杂,它需要个人和社会、上层人士和整个社区的承诺。艾滋病已向人类提出的挑战促使我们作出坚定不移的承诺,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非洲有许多障碍,正面临悲惨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非洲需要国际声援,以使该大陆充分利用自己的战斗能力。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艾滋病方案的倡议,其目的是在非洲执行一项国际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将需要国际社会动员起来,其主要目标是对付这一疾病,从而大大减少它在非洲造成的人、社会和经济损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请马里代表感谢科纳雷总统向安全理事会发出的重要信息,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今天要发言的最后一位安全理事会成员是牙买加代表。我们对牙买加加入安全理事会感到高兴。牙买加在这里受到它在联合国的许多朋友的欢迎。

达兰特小姐(牙买加)(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欢迎牙买加成为安全理事会新成员,并赞扬你和美国代表团组织了这场关于一个不仅对非洲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重要的问题的辩论。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副总统戈尔宣布这次会议开始,并为我们的审议定下了基调。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在12月份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今天,安理会向前跨出了新的一步,承认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对该大陆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我们获得的许多报告指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艾滋病已达到灾难性程度,造成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威胁着受害国家的未来增长和繁荣。

正如秘书长去年 12 月提醒我们的那样:

“二十年前,国际社会甚至没有听到过艾滋病。今天,突入其来的、原因不明的和极为残酷的艾滋流行病特别在非洲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我们无法理解的、更不用说解释的悲剧。”

对我们而言,忽视艾滋病对非洲人民的影响,就是放弃我们的责任。这在道德上是错的。实际上,艾滋病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给世界所有地区造成有害影响,包括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我们听到可怕的统计数字指出的结论:不能再把艾滋病仅当做健康危机。随着它继续造成死亡,它不利地影响到社会结构。它摧毁了人民的生产能力,大大缩短了预期寿命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又加重了贫困,常常导致政治动乱和暴力,并提供了冲突和反抗的滋生地。边缘化的孤儿进一步扩大了新兵群,煽动起暴力并可能煽动起武装冲突。

我们知道,内部政治压力导致内部冲突。我们还知道,很多内部冲突不久就会蔓延过开放和无保护的边界而进入邻国。可能作为局部开始的冲突很快国际化。大批难民——很多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给疾病的泛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数据进一步表明,在难民营中染上艾滋病的危险是普通人口的六倍。

我们还知道,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冲突局势中肆意蔓延。它同样蔓延到妇女、儿童、人道主义工作者、维持和平人员、士兵和叛军身上。这一疾病的循环似乎看不到尽头,除非国际社会联合行动来制止这一灾祸。

我们意识到各国政府及区域和国际组织针对非洲艾滋病所作的努力。我们可从艾滋病和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结论:安全理事会应发挥作用——实际上负有责任——以会同这些力量,寻求解决该问题。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在其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的任务中认识到这种关系,寻求与对此关注的各方合作的方法。

此外,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以消除有利于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的环境。在这方面,还必须拨出更多的资源,用于维持和平人员、军事观

察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准备。

今天的辩论再次指出要注意和平与安全是无法与冲突的社会经济根源分开的这一事实。它进一步指出需要在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和联合国各基金会和方案之间进行更大的协调。

我国代表团谨感谢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联合国共同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和世界银行总裁在发言中所表明的联合国系统对抗艾滋病的承诺。

最近展开的非洲抗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使各国政府、联合国、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聚集一道,这是正确方向上的一个重大步骤。安全理事会能够并应提供必要的道德和政治承诺,以汇集支持艾滋病方案和整个伙伴关系所需的全球财政和技术资源。

虽然研究者们继续寻求医治艾滋病并研制疫苗,然而国际社会必须扩大从已成功地降低这一疾病的扩散的国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通过教育而消除艾滋病的恶名,提供有关疾病如何传播的情况并改变危险行为。我们必须特别向生育年龄的妇女提供进行验查的公共卫生设施。我们必须降低医药和治疗的费用,并予以广泛提供。我们必须提供社会和经济支助,特别是对那些因艾滋病而成为孤儿者。

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项紧迫任务,如果我们不想失去整个大陆上最有希望和最佳的成员,国际社会就需要充分注意这一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发言就此完成。我们在暂停 3 分钟后将听取所剩发言者的发言。

我要指出,按现在的发言速度,我们还要进行 3 个多小时。如果每个发言者恳争取把他或她的发言缩短到四、五分钟,我将不胜感谢——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的,尽管成为辩论议题的国家会合理地希望多用几分钟。

下午 3 时 55 分会议暂停,4 时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由于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美国助理卫生部长兼军医处长戴

维·萨切尔博士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萨切尔博士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迈斯杜阿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由于希望简短要我们取消习惯性的祝贺而且不要引用数字,虽然这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早上以来的确用了长时间详细引用数字。但是如果我同意牺牲这些数字,因为已经一再有人提及这些数字,那么请允许我至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和阿尔及利亚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对你关心非洲大陆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这种关心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

当我们进入千年期的第一个月时——主席先生,你想将这一个月大部分用于非洲问题——我们希望认为安理会将最终能从意图宣言阶段转到行动阶段,从而对非洲承担起责任。

在这方面,美国副总统今天早上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宣布的巨额财政捐助——我们欢迎这一捐助——提高了我们的期望。同样,上个月举行的十分有益的辩论——我们感谢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发动和领导这些辩论——为我们规划了遵循的道路。我还想感谢秘书长在今天早上会议开始时所作的重要发言。

近20年来,非洲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已经面临许多挑战和威胁,又遭受了一个可怕的流行病对它所最珍视的人力资本的全面攻击。这个流行病还日益损害它的复苏可能性和重新跻身国际大家庭的可能性。

这场可怕祸害的后果是严重而众多的,这些后果同样影响了有关国家的人民及其经济。

在人和社会方面,代价是十分高昂的。妇女和儿童正在付出最高的代价。妇女以及尤其是怀孕的年龄为 15 至 19 岁的少女的脆弱性往往由于许多其他因素而加重。儿童要么被病毒感染,以致在某些国家儿童病房病床的四分之三用于患有艾滋

病的儿童;要么被遗弃,因为他们的双亲已经因这种疾病而丧命。

更严重的是在某些国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今后 10 年中可能比没有艾滋病者高三倍半。

在经济方面,艾滋病现在正影响广泛的经济部门,在某些国家高达青壮年民众的10%。因此它损害了以巨大牺牲为代价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并给已经十分结拮的预算增加了无法承受的费用。

艾滋病滋孳生在道德和物质贫困的肥沃土壤中,它只会不断扩大它的范围。它将继续扩大范围,因为民众贫困、失业和未受教育,无法得到基本保健护理,成为这一疾病的具体打击目标。

最后,在政治方面,由于公共服务部门和安全也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而且政治和社会结构受损害,社会平衡被打乱。因此非洲各国的稳定和安全——这是它们的根本——受到威胁。

非洲自从 1990 年代开始以来一直意识到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性对其民众的危险,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地区。 1992 年,在非洲统一组织首脑在塞内加尔达卡尔举行的会议上,非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非统组织关于非洲艾滋病流行宣言。这一宣言还附有一项六点行动方案,并有目标和可以量计的成果。在这一宣言之后,非洲各国领导人将其努力指向发展一项全球行动计划,旨在促进和加速执行达卡尔行动方案,这一方案导致 1993 年通过了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开罗指导方针。

非洲各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祸害对儿童的影响,还在 1994 年通过了关于艾滋病和非洲儿童的突尼斯宣言,并与达卡尔时的情况一样,附有一项两点行动计划,涵盖了各具体方面并补充了达卡尔方案。

所有这些措施证明了非洲领导人对这个 10 年来每天变得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的认识。但是由于向这一祸害斗争所需要的资源的规模以及它所要求的行动的复杂性,非洲各国领导人迅速认识到只靠动员十分有限的当地财源和一些也是十分有限的外部支助远远不足以保证那怕是最微小的具体进展。

这意味着,非洲防治艾滋病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一级的共同努力采取协调一致、果断的长期的行动。因此,非统组织在 Ougadaougou 召开的 1998 年首脑会议本着非统组织的精神发起了一项国际援助倡议。在同样精神的驱动下,非洲各国的国家元首 1999 年 7 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三十五届首脑会议上核可了非洲防治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把它作为紧迫动员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发展伙伴和国际援助机构的一个新框架,以便努力妥善处理同非洲该流行病状况有关的各种挑战。一项防治艾滋病的行动计划已经存在。下面的问题是找到实施这项计划的必要资源。

正如我们在非洲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目前制订的广泛方针中看到的那样,非洲防治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将有赖于非洲特别是世界其他地方作出努力,着手确保在 1999 年 6 月召开的专门对 1994 年开罗人口与发展问题国际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进行五年审查的大会特别会议——人发会议+5——上在国际一级——即集体——商定的各项目标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真正长期战斗的起点。

从我们的观点看,优先之一是确保到 2005 年至少有 90%的 15 至 24 岁年青人了解情况并获得必要设施,以便减少艾滋病毒的感染,并把这个年龄组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减少 25%。

极为重要的是,为了减少该疾病的蔓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各项努力集中在预防上。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以合理和可负担得起的价格给非洲人提供对现有病人的必要照顾,不这样做人类就很难对付这一流行病。因此,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必须提供一切手段,对付这个波及全大陆广大人口的流行病。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葡萄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泰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祝贺并感谢你主持这场今年第一次辩论。

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联盟的中东欧联系国——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以及联系国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土耳其均赞同这项发言。

欧洲联盟也同秘书长一样对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使世界特别是非洲面临的严重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深感关切。在非洲,欧洲联盟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各国对付这个疾病及其悲惨影响,我们非常清楚其破坏性后果。实际上,艾滋病现在有可能成为破坏许多非洲国家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个疾病的影响正在破坏各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其社会结构,反过来又对特定区域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另外,不稳定局势和冲突使人们更难以同艾滋病毒/艾滋病祸害作斗争,并执行旨在控制和制止该疾病蔓延的有效政策。因此,艾滋病显然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提出了挑战,就其在非洲的影响而言,它应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注意。

因此,它作为一个全球问题,需要有基于合作伙伴关系和责任的全球战略。因此,欧洲联盟支持为处理这个问题发展强大国家内和国际伙伴关系的构想。为此,欧洲联盟重申,只有通过各国政府、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和整个公民社会——各宗教组织、企业部门和基金会——联合国系统和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克服这个流行病对个人、社区和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是,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欧洲联盟认为,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欧洲联盟完全支持艾滋病方案及其共同发起组织为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进行共同努力。联盟还期望进一步制订非洲防治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战略。

年青人可获得的有教育、资讯、咨询和性健康服务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教育部长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阿尔及尔首脑会议制订的《教育十年行动纲领》承认必须进行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知识是、并将继续成为防治这一致命疾病的最佳预防措施。这证明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政府都在展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政治意愿。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鼓励和支持。

就我们而言,欧洲联盟在过去 10 年中已通过其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健

康、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人口方案共拨款 15 亿欧元。除此之外,欧洲联盟成员国还在从事若干国别方案。仅在 1998 年,欧洲发展基金就为此目的承诺近 1.2 亿欧元,并在具体预算行目下为艾滋病和人口项目承诺 2 200 万欧元。欧洲联盟对健康、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人口方案的支持目前在欧洲联盟总援助比例中超过 10%,估计还将增加。

1999 年,国际社会在全面审查和评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人发会议+5)上,为在世界上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确定了新的国际商定目标。欧洲联盟完全支持实现在特别会议期间确定的各项目标,并将继续同非洲各国政府合作,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并鼓励有关各方支持这项任务。

安全理事会可以做些什么?鉴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危及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其工作中考虑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单一联合国机构无法有效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相反,联合国所有部门都必须以通盘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以便实现稳定和平与安全,以及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欧洲联盟赞扬美国在安理会发起本次辩论。这场辩论将使艾滋病方案提议的就艾滋病毒/艾滋病安全方面采取必要行动变得更为紧迫。

不应无视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现在正在做出努力以加强应付这个困难问题的国家和国际行动的有效性。安全理事会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在非洲的影响的认识对有效地处理这个大陆和和平与安全问题是必要的。预防冲突现在被认为是联合国的优先任务。毫无疑问,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在非洲构成的挑战是最好的预防性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的是佛得角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我再次请各位缩短发言时间,否则,我们或者整夜都要呆在这里,或者不能开完会。

蒙泰罗先生(佛得角)(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非洲集团感谢你发起举行这

个安全理事会会议并以公开形式开会,从而使关心这个问题的会员国能够从这个会议中受益并发表他们对这非洲大陆及其关切的问题的意见。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参加这个会议以及他在本安理会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使我们深信,你的国家准备作出自己的宝贵贡献,并利用它的影响力紧急地动员每一个人,以便阻止和扭转艾滋病这个祸害在非洲和全世界蔓延。

戈尔副总统强调了如果不大力地遏制这个流行病的传播,它有可能日益危及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他雄辩地提出的论点确实不令我们感到意外。我们早说知道,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因素是彼此依赖的,因此是彼此影响的。历史经验表明,致命的流行病如果达到灾难性的规模就可能成为造成社会严重不稳定的因素。此外,非洲正处在另一个流行病的即贫困的威胁之下。贫困正变得极其严重并由于加快艾滋病传播的不发达状态而造成更大的影响。如果不同时克服非洲普遍存在的贫困环境和不发达状态,非洲的防治艾滋病的斗争就将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中进行。

会员国,特别是非洲人感谢秘书长通过他本人的领导作用增加全世界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不懈地成功促进了在一个月之前正式建立了抗非洲的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这样,他对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1998 年在瓦加杜古呼吁国际社会积聚全球资源以消灭这个祸害时要求的反应给予了重大推动。非洲各国政府和友好国家作出的联合努力以及从一开始到在 1996 年作为一项重大创新而起始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这个过程中联合国系统由世界卫生组织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无疑放慢了艾滋病在非洲大陆的传播。但是,作出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这场规模巨大和复杂的祸害的需要。

世界银行行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和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今天上午所做的出色的情况简报向我们描述了艾滋病在非洲的可怕规模,以及已经由于很多重大困难而受到阻碍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现在如何变得更加复杂。我这里有统计数计,但我将不列举所有数字。但我想回忆,据估计,自从这个流行病爆发以来,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大约 80%在非洲。

因此,人的痛苦是巨大的。生命的损失还影响到受害最重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目前的携带艾滋病毒者发病的延迟也为未来投下阴影。即使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打破了艾滋病传播的循环,这个阴影也继续存在。因此很明显,只有全球真正地联合努力和资源,一致地协调工作,才能为最终成功地克服这个当代的祸害提供一个机会。在这方面,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有提供所有必要因素的意志,国防伙伴关系似乎提供了使其真正有效的概念和组织手段。

有发言者在此提醒我们,由于耻辱感而造成的沉默和否认态度而使艾滋病在世界上的传播变得更容易。非洲在这方面更非例外。向在其他地区一样,是由于个人和负责任并有威望的组织所采取的首创行动导致打破沉默和帮助释放能量。

在非洲,这种行动的范围和力量都增加了,特别是在过去一年中,并且是在最高一级。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使这个大陆能够从传播艾滋病的肥沃土壤转化为一种能够传达和促进一个预防、控制和扭转这个流行病的影响的运动的环境。

非洲抗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已商定一个期限,即今年五月。在此之前将为最初几年的工作和行动计划确定范围。让我们回顾,其目标是大大减轻艾滋病给人造成的痛苦和对非洲的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并在估价已经取得的进展时依据为不同的具体活动领域定义的指数。

根据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反应必须就秘书长所描述的那样是空前的。安全理事会的政治影响以及它的很多成员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无疑将为实施这样一种集体反应提供可信性和宝贵的鼓励。这种努力在精神上,在激发这种努力的决心上,以及在各国政府、国民社会、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一致工作所要求的创新精神和智慧方面将具有突出的人的内容。

除了需要调动的人力资源外,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还将包括增加和大幅度更新非洲的卫生系统,而这些系统现在没有充分的人力和设备来应付新的迅速增加的要求。防止艾滋病传播的一些活动,例如防止艾滋病从怀孕妇女传给子女的努力将要求大量使用药物,而药物的目前费用远远超越非洲人的支付能力,抗衰退病毒的情况

就是如此。这样,为减少在我们的大陆上残酷而普遍的痛苦,将需要提供其他种类的药品,其费用无疑要低一些,而其数量可能要大一些。据估计,目前,每年的全部费用将在 10 亿至 25 亿美元之间。考虑到所面临的任务,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数目,但与今天的极其不充足的水平相比它将大大增强采取行动的能力。

艾滋病现在使非洲陷入人的紧急状态中,但它的另一面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采取集体行动的一个持续存在的机会,而这种行动可能使我们所有人都谋求实现的国际社会的概念具有实际意义。

主席先生,我想再次感谢你及时发起召开这个重要的情况介绍会。我们想表示希望,在非洲克服艾滋病祸害的斗争将取得出色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再次恳请发言者尽量简短。

下一位发言者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亨宁斯塔德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表示,挪威赞赏安全理事会美国主席主动召开这次公开会议,讨论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我们也要感谢阿尔·戈尔副总统全面和深刻的讲话。我国代表团特别欣赏关于新款项的那部分,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所有捐助国的指导方针。

长期以来,艾滋病主要被看作是一个健康问题,由卫生部门处理。但是,国际社会已逐渐认识到这种不断加快的流行病对非洲人的发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毁灭性打击,需要采取更加广泛的行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正在成为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就是承认艾滋病同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挪威热烈欢迎建立防治非洲艾滋病国际伙伴合作的主动行动,希望它能在各级导致广泛和协调的行动。去年 12 月,我参加了秘书长在纽约这里主持的发起的会议。那次会议当然给伙伴合作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动力的和鼓舞,但是我必须说,通过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主席先生你确实提高了这项工作的程度,为此我们感谢你。

显然需要国际社会以及国家和私人方面都提供更多的资源。挪威把这一合作放

在非常高度优先的地位。我国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的主要捐助国之一,一个月前,我国还特别拨款 2 850 万挪威克朗,在非洲新伙伴合作范围内使用。

我们当然必须加快国际努力,研制艾滋病毒疫苗。我们还必须找出办法,使需要药品的人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现有的药品。公共/私人伙伴合作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虽然预防措施重要,但我们绝不能忘记那几百万已经被这种病毒传染和得病的人。我们必须确保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得到适当的照料,确保他们的人权得到充分尊重。我们需要一项广泛的多部门方针来减轻这一严重的流行病对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削弱影响教育系统、生产部门、政府和行政管理,因此影响安全局势,不能仅由卫生部门来处理。国际社会中各种广泛的行动者——包括但并不仅限于艾滋病方案的联合赞助者——可在支持会员国努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应该帮助提高该问题在全球议程上的位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谨提醒各成员,下星期我们将有幸请布隆迪问题调解员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来这里参加我们有关布隆迪问题的讨论。我希望南非代表能向他转达,整个安全理事会高度赞赏他将给我们带来的荣誉。据我所知,这将是他第一次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

我请南非代表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虽然我们很急,但让我欢迎你担任你今天担任的职位。看到我的一些亲爱的朋友已加入安理会,我无法不充满自豪。今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

我必须说,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不受这种流行病的影响。据说,到 1999 年底,发展中世界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数已超出发达世

界。多数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确实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但得病的人都是一样的,疾病是一样的。

差别的原因不难发现。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差别核心是它们的发展程度。因此,问题在于受传染的人的生活水准不同。换句话说,在找到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办法之前,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将影响这种疾病传染的情况。

贫困和发展不足破坏家庭和卫生系统。虽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寻找办法制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和医治这种疾病,但直接解决这种疾病流行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解决贫困问题是这一方针的核心。

如果你有受教育的人口,宣传预防艾滋病方案,确实改变行为习惯就容易。我们已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发现这样的情况,即社区的人都知道有一种疾病叫艾滋病毒/艾滋病,但却不理解这种疾病和他们的性行为之间的联系。在我国文化水平高的社区中,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就较好。增加卫生保健开支使社区更加容易得到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具,如避孕套。

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社会比较好的营养水平使它们对疾病有更强抵抗力。我们大家都清楚地了解良好的营养对机会性感染的积极作用。能够得到和买得起一般药品,对这个问题也极端重要。一个被普通疾病削弱的身体更容易得艾滋病。我们用这些例子说明艾滋病毒/艾滋病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1999 年 12 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三次非洲人口会议指出:

"通过公开和适当的教育,艾滋病是百分之百可以预防的。"

但是,看一看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数最多的国家:它们的社会开支降低了。用来减轻贫困和改善人民营养,以防治肺结核和肺炎等营养不良疾病的钱减少了,那些疾病使艾滋病毒/艾滋病更加容易流行。许多发展中国家被支付国际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使它们几乎没钱用于发展。

社会开支下降是一个多年的过程,主要是多边机构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这些机构现在正在努力评估其中一些政策,集中精力完成它们的核心任务,那

就是发展。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从广义的角度给安全下定义。换句话说,安全的定义必须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和健康安全。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保障世界各地的安全,它必须利用其维持和平行动来为其他机构和区域及分区域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这些最适于处理安全的其他方面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创造空间和气氛，以便它们能够开展工作。

安全理事会已经在塞拉利昂立下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在那里,《宪章》第七章给予安理会的授权使得能够在派出维持和平部队的同时也派出联合国专家人员，处理冲突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包括派专家去帮助陷入冲突之中的妇女和儿童,包括被无情的游击队员砍断四肢的许多人。

我们必须赞扬安全理事会作出了这一具有创意的决定。我们希望,很快会在安全理事会决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所派出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时表现出同样的创造性。

也许联合国的所有 188 个会员现在应参加大会的一次辩论,讨论世界各地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所构成的挑战,并制定一项全面的计划,应付这一不受边界限制的疾病。

此外,各捐助国必须放松它们对专门用于在非洲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资金的限制,以便受援国能够将这些资金用来减轻贫穷,帮助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为有关这一疾病的教育方案提供资金。否则,为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而提供的资金可能不会在消除这一流行病方面产生所需的结果。

最后,我要指出,目前艾滋病没有什么医治办法。我们在等待可能的医治办法的时候,有能力制止它的扩散。我们不能在它面前退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南非大使先生转告姆贝基总统,戈尔副总统特别提到了他并引用了他的话。

为了压缩今天剩余时间的工作。请大家都不要再向安全理事会新任主席致意,

也不要为举行这次会议而表示称赞。我和我的国家都非常感谢这些赞扬,但是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议程上仍然有很多人要发言。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佐藤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将略去我对你的赞扬,但我必须说,这次会议非常及时而且重点明确。

艾滋病毒/艾滋病严重威胁着世界许多地区人们的安全。然而,局势在非洲尤其严重。在那里,这一致命的疾病正威胁着社区及其成员的生命安全和尊严。在非洲许多国家,它已经在给居民,尤其是年轻人造成破坏性影响。此外,这一疾病已成为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的严重障碍。

形势要求更加明确地确认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非洲国家自己以及该区域外的伙伴更坚定地致力于对付这一疾病。非洲人自己已经在开展对付艾滋病的斗争。然而,鉴于问题的严重性,非洲国家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更有力支持与合作。

日本正在开展一系列努力,对付非洲的艾滋病,主要是通过采取三种办法。我们决心在今后几年里加强我们的努力。

首先,日本在其官方发展援助官方中期政策中高度优先重视艾滋病问题。此外,在 1994 年发起的“关于人口与艾滋病的全球问题倡议”下,日本一直向非洲许多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赠款,以帮助它们对付这一致命的疾病。

我要补充指出,这一全球问题倡议中的一些方案已经融入日本和美国一道实施的关于一系列广泛全球问题的所谓共同议程。例如,我们两国于 1998 年向赞比亚派出了一个联合特派团,以拟定有关人口、艾滋病和儿童健康问题的项目。

到 1998 财政年度结束时,日本在全球问题倡议下提供的赠款已达大约 37 亿美元。尽管七年倡议应该在 2000 年财政年度结束时完成,但日本政府决心通过进一步巩固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来扩大对消除艾滋病斗争的支持。

第二,日本坚定承诺支持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自 1996 年成立该方案以来,日本总共为它的各项方案提供了 2 300 万美元。我们高度

赞扬艾滋病方案所发挥的协调作用以及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正在考虑加强对有关非洲艾滋病方案的财政支助。

第三,日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一道于 1998 年 10 月主办的第二次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第二次东京会议)决定,非洲国家及其发展伙伴应加强其在对付艾滋病和其他性病方面的合作。对此,日本已宣布愿意从 1998 年开始,在五年时间里提供约 900 万日元赠款,用于非洲的教育、保健、医疗和提供安全和清洁用水等方面。我们打算在使用这些赠款时特别强调防治艾滋病。

我还要指出,非洲和亚洲国家在对付艾滋病方面彼此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两个区域国家之间信息和经验的交流应得到促进。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这一主张得到了去年 11 月在赞比亚举行的东京会议区域审查会议与会者的广泛支持。

我深信,这次公开会议将大大提高所有有关各方对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严重问题的重视程度。我们强烈希望,今天的讨论将导致非洲人自己及其伙伴作出更加密集的努力。我们现在需要这些努力来迅速改善这方面的情况。因此,我最后要再次重申日本政府坚定致力于执行在非洲对付艾滋病的紧迫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使先生,我们注意到你述及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向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提供额外支助。

现在发言名单上已有一半的人已经发言,这并不意味着时间也过了一半。但是,现在我要请美国卫生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作几点非常简短的评论,他随后要返回华盛顿。

萨切尔博士(美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这次机会参加今天的会议并发言。我听说我很可能是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第一位卫生部长，而这对我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和挑战。五十多年前,美国卫生部长伦纳德 · 谢勒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曾说过，不能让世界半健康半病残地活着。因此,一位卫生部长代表美国所表达的这一承诺今天给我们提出了挑战。

安全理事会已听到,艾滋病已经并正在对西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世界的很多其他

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但我认为,还有必要指出,象发言中我们听到的那样,我们并非没有希望。当我们看到各种伙伴关系和全球性战略所取得的成果时,我们只会产生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消灭了天花。天花的最后一个病例发生在 1970 年代末。我们现在非常接近于从世界上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扶轮国际和企业界所起的有力的领导作用,这对我们在这方面在乌干达等地区合作工作而作出的努力如此重要。无疑,在我担任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时,我们对通过咨询,教育和试验的全面方案能够取得什么效果有了很多了解。我们很高兴过去有机会与我们的同事们一道工作。通过与我们在泰国的同事共同工作,我们知道了在艾滋病是一个严重问题的军队内能够取得什么结果。通过共同工作,我们看到艾滋病大幅度减少。我们通过在世界各地协作工作而学到了很多经验。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些合作关系。

我们还从在美国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象安理会已经听说并知道的那样,我们在美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话说,我们在睡觉之前仍有很多诺言要兑现,很多路程要走。

我们学到,降低艾滋病毒的感染率是可能的,这已经从 1980 年代后期的每年 15 万人的高度下降到今天的每年 4 万人。我们还进行了科学方面的投资,并因此而发展了治疗方法,包括高度活跃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这些疗法正在产生结果,已将艾滋病的死亡率从 1995 年的水平降低了 60%。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流行病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今天承诺作出全球性的联合努力,在全世界克服这个流行病——不仅是提供副总统和霍尔布鲁克大使所承诺的资金。

我们致力于在处理这个流行病方面采取平衡作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在预防,包括监测方面作大量的投资,以使我们能在全世界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监测这个流行病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治疗方面进行投资。我认为,正确进行的治疗本身就有预防作用。例如,通过在坦桑尼亚共同工作,我们了解到,对性传染病的积极治疗大大降低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这样,我们了解了全面治疗的重要性,我们了解了

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偶然性感染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必须继续一道工作以便为染上这个病毒的所有人提供治疗,这是副总统今天上午所作的一项承诺。

我们还致力于继续在研究方面投资,特别是为发展一个疫苗而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在治理这个流行病方面,我们能作的最重要投资是预防。我们特别高兴能在发展一个疫苗方面与世界各地的——泰国、乌干达、美国和其它地区的——合作伙伴一道工作。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合作进行第三阶段试验。我们致力于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和投资。

我们的卫生和人事服务部部长唐纳·沙拉拉说过,我们的道德水平必须象我们的科学一样先进。针对今天我们听到的意见,我想说,在我们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预防,治疗和研究方面进行工作时,和处理孤儿时,我们必须作出这项承诺。我们的道德水平必须象我们的科学一样先进,我们必须确保彼此都遵守这项承诺。

在这个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卫生和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的阐述。我们希望,我们在世界各地与安理会合作工作时能够记住这一点。

最后,让我说,我们的伙伴关系必须是跨学科的。我们在美国的企业界和劳工对艾滋病的反应方面的经验实在是极其重要的——我提到了小儿麻痹症的消灭和扶轮国际。我们还从宗教界受益。我们从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军队及军队的作用学到新东西。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与我们在全世界的合作伙伴一道在处理艾滋病这个流行病方面在劳工领域中作出一项承诺,就象我们努力在我们的国家中所做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很快将听取美国劳工部长的发言。

最后,让我再次说,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使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得到如此程度的重视并为我们所有人提出了经常注意卫生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挑战。我们期待着在今后与安理会一道工作以征服这个全球性流行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对卫生总监今天光临这个会议感到非常高兴。我感谢他正好不超越五分钟的时间限制。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简短地对你表达应得的赞扬。我必须说,作为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到这个席位上并代表巴西代表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上发言使我感到荣幸。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对刚开始其任期的成员们获得成功表达最良好的祝愿,特别是对取代了巴西代表安理会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的牙买加表示祝贺。

象前面的发言者所强调的,在很多非洲国家中,艾滋病给国家机构造成严重负担,破坏了传统的家庭支助结构并加剧了往往会使冲突激化的绝望情绪和不和。虽然非洲的现实可能比其他地区严峻,但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遍及所有地区。它的传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必须以全面的方式加以处理。由于缺乏进行预防和治疗的资源,非洲所受的影响特别严重。非洲的情况要求加强合作工具。通过这样做,国际社会将是进行自助,而不仅是帮助非洲。

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国际团结精神。非洲人自己也能做出很多贡献,因为他们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有很多成功的国家经验。

显然,国际上对非洲的流行病艾滋病的反应措施不属安全理事会的具体任务范围内。但我们今天的辩论可能会帮助提高全世界对艾滋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破坏,以及对如不采取有效行动将会面临的更大威胁的认识。我们的辩论使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处于国际注意的中心,并强调了它的远远超越卫生范围的影响。

尽管有多边机构提供的支持,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整个 80 年代中,巴西受益于国际合作,并自那时以来加强了预防艾滋病的国家方案。在区域一级,巴西积极参加了在 1996 年 3 月建立一个艾滋病毒/艾滋病横向技术合作组。

这个小组的参加者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巴西对这个小组的贡献集中于培训和通过组织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染病的地方方案建立能力。在我们的区域经验的基础上,巴西政府在 1997 年与非洲的讲葡语国家发展了一个类似的

合作计划。1999 年,巴西卫生部的专家访问了肯尼亚、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以期确定可以迅速建立的合作方案。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巴西不是主要捐助国。但是,我们提供我们的技术专长其它国家利用,我们将继续同艾滋病方案和捐助社会密切配合,帮助第三国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此外,巴西处理艾滋病起因和后果的政策可以为面临类似预算制约的国家提供有益的榜样。

我们的保健制度向所有病人免费提供抗艾滋病毒药物。这一政策帮助减少了住院人数。

在巴西,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有力的公众活动是我们预防战略的重要内容。

艾滋病方面的教育和资讯的传播是阻止这一疾病在非洲和全世界传播的最好办法。

将艾滋病的影响与战争的影响作比较非常诱人。所谓的年龄因素是艾滋病和战争都具有的特点,因为艾滋病和战争都造成年轻的成年人大量死亡,不仅夺走许多社会劳力中的重要部分,而且夺走慈爱的父母。其后果就是遗留孤儿人口的增加,他们常常处于没有足够援助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辩论有助于哪怕是些微地改变这是孤立无援的儿童的命运,辩论就是值得的。

艾滋病对非洲的影响是对联合国作为国际团结的催化剂和将虔诚的言辞变成实际行动的工具的能力的一种考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丰塞卡大使在上个月这个问题最初提出来时给予我们的支持。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大韩民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李时荣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在今天安理会会议中,我们听到的是各种让人沮丧的统计数据和针对非洲艾滋病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因此,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是以具体的措施果敢行动对付这一史无前例的悲剧和改变艾滋病问题上的形势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愿意成为国际社会对付非洲艾滋病和着

重这一流行病的安全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努力中的一个新的伙伴。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时刻采取的主动行动将推动各方面所有行动者为对付这一重大流行病而作出全球性反应,这一流行病不仅威胁非洲,而且威胁世界其他地方。

此外,我还想提出与今天讨论题目有关联的几项具体的建议。

首先,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以一种机构性反应的充分实力处理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大会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大会应设立一个工作组,除其他责任外,该工作组将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其目标是降低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感染率。

在随后通过的决议中,大会请大会主席不迟于 2000 年 3 月召开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组织会议。我们希望该工作组很快开始工作,监测非洲艾滋病局势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包括我的同事、乌克兰大使今天提出的考虑召开一届专门讨论艾滋病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该工作组的任务规定,以便包括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密切合作制订一项更全面和协调的战略,使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所有行动者都能参与。

同样,我们欢迎去年 12 月在纽约这里召开的消除非洲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会议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我们期待所有与会的行动者今年 5 月提出商定的行动计划。

其次,我国代表团建议安全理事会建立与艾滋病方案进行密切合作与协调的机制。艾滋病方案是致力于对付艾滋病的众多行动者的联络点。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或可安排与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举行定期的公开吹风会,让各会员国经常了解对和平与安全有影响的非洲艾滋病危机的情况。

最后,我们认为,非洲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模和层面要求采取一种全面和统一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需要积极的参与,而且需要所有具有重大利益的方面、即地方人民、非洲领导人、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和捐助国的密切合作与协调。用副总统戈尔的话来说,各行动者对付艾滋病的独立主动行动必须更加集中和协调,

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主动行动的协同作用和成果。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加强艾滋病方案的授权,给予其更多的资源,加强其执行主任的协调权力,从而加强艾滋病方案相对于这些重要行动者而言的主导作用。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们真诚希望今天会议提出的看法和建议将造成一种声势,使得对付非洲艾滋病的全球性力量联合起来,并最终有助于防止这一骇人的流行病的传播威胁到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提出的发人深省的宝贵建议,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给予充分的考虑。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杜尔达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指出的是,自 1997 年 9 月 25 日我们决定安理会专门用一天的时间讨论非洲问题以来安全理事会用于讨论非洲问题的天数增加了。 1998 年有几天,1999 年有几次会议专门讨论非洲问题,包括 9 月 29 日的会议和 12 月份的另一次会议。安理会现在决定用一整月的时间专门讨论非洲问题。非洲感谢用几天、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讨论非洲问题的所有那些人。

实际上,讨论与非洲有关的问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自从 1997 年 9 月 25 日安理会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在外交部长一级专门讨论非洲问题以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当时的主席穆加贝先生当时出席了会议,孔波雷总统出席了第二年的会议。今年安理会就非洲问题采取了什么行动,作出了什么决定?

有关非洲的问题占据了安理会工作的 60%以上。非洲要解决其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虔诚的希望和雄辩的言辞。光有良好的意愿还不够。非洲需要实际的工作。非洲了解自己的疾病和医治这些疾病的办法。由于缺乏对付这些疾病的资源,只有非洲不能获得这些治疗方法。正如我于 1999 年 9 月 27 日安理会专门开会讨论非洲局势时已经在安理会所说的:

“应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主持下,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下制定一项紧迫

的国际方案,以处理艾滋病治疗、预防和认识。这一疾病威胁整个大陆,必须通过一项国际行动计划迅速予以处理。联合国还应该制定一项类似的国际方案以防止疟疾和其他流行病。除联合国外,所有国家和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基金、公司和个人应该为这一人道主义工作提供财政和实物捐助。"(S/PV.4049,续会 2,第 24 页)

这就是我去年 9 月在提出艾滋病问题时说的话。

今天,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并且我是在这里代表非洲和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发言,安全理事会面临一项重大挑战。艾滋病问题已增加到其议程上,因此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措施是一项挑战。不然,安理会将只是发表重大的声明,却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在非洲有一句谚语,即大山生出小鼠。这对非洲来说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花费几天、几个星期和一个月时间审议与非洲有关的各种问题。非洲没有名声也过的去。对非洲来说重要的是结果。

因此,我建议我们将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应考虑在这次会议上的辩论,其中特别包括:第一,为防治艾滋病运动筹措资金,确定会员国为联合国预算缴纳的会费的某种比例,并将该数额专用于防治艾滋病。

第二,我建议 7 国集团为这场运动提供将与其经济水平相称的一定数额的资金;第三,各国际金融组织为这场运动捐款;以及第四,各大学、研究中心、公司、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应该提供适当的捐助。同样,媒体应该在提高公众对这一流行病认识方面发挥其适当的作用。我们应该至少根据这些方针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非洲将永远不会原谅那些把这次会议变成仅仅是一个媒体问题和政治上胜人一筹的论坛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作一简短的评论。大使,我非常感谢你所作的发言。我仅作一个简短的说明:你提及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这是一条正当的意见,但是我们不打算今天通过一项决议或发表一项主席声明。这不是本次会议的目的。但是如果情况如此,你的这条意见是很好的。

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你富有创造性地、极富想象力地把国际安全解释为在冷战后时期也包括人的安全。我赞扬你堪称楷模的勇气和远见,使长期被忽视的非洲问题成为你担任主席期间的主题。

今天上午,美国副总统出席了本次开幕会议,强调了非常具体的建议、措施和承诺。在这一方面,我要高度赞扬他和他的政府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

从许多方面来说,在关注非洲问题时首先检查一下艾滋病——现在非洲的第一号杀手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破坏是恰当的。显然,艾滋病给非洲和平与安全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自这一流行病爆发以来,全世界有 50 000 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 1 600 万人已死于艾滋病。在这些死者中,1 200 万人,或大约 75%在非洲。仅去年就在非洲死了 200 万人,是美国在过去 20 年中死于艾滋病人数的 5 倍。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目前受感染并仍然活着的 3 400 万人中,大约 2 300 万人,即 58%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新闻周刊》一位辛迪加专栏作家上星期写道:

"每一分钟全世界有 11 个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 10 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在 1950 年代,撒南非洲人平均寿命为 44 岁,随着生活水平改善,这一数字曾增加到 59 岁。今天,这一数字正迅速下降,在本十年结束之前,可能达到 45 岁,使半个世纪的成果付之东流。然而,所有撒南国家加起来只有 1 亿 6 千万美元可用于防治艾滋病,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联合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宣传品说,非洲仍然是该流行病的全球中心。然而,某些其他地区、特别是新独立的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和中欧国家似乎正赶上非洲。这表明,不能把非洲看成是一个非洲问题。相反,它是一个全球性人的问题,或更正确地说,一个全球性人的悲剧,它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不管我们可能在那里。因此,主席先生,你想出来一个召开关于健康问题的本次会议的巧妙主意,这是安全理事会历史中的创举。由于死于艾滋病人多于死于战争的人,它当然应该得

到安理会的重视。希望这一值得称赞的努力将触动全球良知,从而采取行动,更具体地说利用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战胜我们时代的这一灾祸。正如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的,许多非洲国家正负责任地处理这一问题。然而,它们需要认可、更富有意义的援助和长期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洲不能依靠在富国已降低死亡率的特效药,因为这些药品使每人每年花费逾 2 万美元,然而在艾滋病面前首当其冲的穷国却不能为每人每年支付 20 美元。答案并不仅仅在于降低治疗成本,而是提供必要的卫生基础设施,以及投资开发廉价、使用方便的疫苗。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世界上的穷人比迄今所知的更多,而我们却处于丰富的资源之中。世界上目前 60 亿人之中,有 13 亿或大约 20%的人生活于赤贫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 1 美元;28 亿或 50%的人则每天靠不到两美元湖口。显然,不平等的现象大幅度成倍增长。大多数非洲人没有最起码的体面生活,这种生活表现为诸如干净的水、卫生、医疗设施和教育等。因此,艾滋病在非洲过度泛滥。事实上,非洲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灾害在于该大陆的贫穷。所以,在对非洲发展需求的国际资金流通下降的时代,人们的担心是艾滋病的灾害会继续破坏该大陆上的重要资产:其稀少的人力资本。

抗艾滋病需要更整体的办法。我们必须改进各个社会、机构和经济,以消灭贫穷这一非洲大多数疾病的根源。消除和控制艾滋病尤其将需要采取预防、医治和治疗的具体步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医生明智地指出:

> “尽管预防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最有希望的长期战略,但我们不能忽视今天已有数百万人受其影响的事实。我们必须为了他们而进行更好的工作,使更多的人获得保健和支助,包括可使已患有艾滋病者的生命多延长数月的低价的抗生素、获得能够帮助增加舒适和减少痛苦的姑息治疗并获得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最后,我要说非洲的艾滋病并非都是来自贫穷,但在目前程度上是极为接近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蒙古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恩赫赛汗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要感谢你主动举行安理会有关该问题的本次公开辩论。我们认为,该问题特别是其不仅对个别国家而且对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深远影响,需要及时地在安理会中处理。我们还赞赏并感谢美国副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们对安理会的情况介绍和贡献。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前面的发言者的看法,即传染病的漫延、尤其是像艾滋病毒/艾滋病这种最可怕的传染病特别是在非洲大陆的扩散,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令人不安的安全问题之一。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确实已成为一个安全问题。

自从首批艾滋病例于 1981 年出现以来,这一疾病已在全世界夺去了 1 400 万男女儿童的生命。截至 1998 年,世界上有 3 000 多万人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其中 2 300 万人在非洲。据估计,世界上染上艾滋病毒的儿童中的 87%生活在非洲;这些统计数字还清淅地表明,非洲虽仅占世界人口的 13%,却占全球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例的大约 70%。这些数据以及早些时候援引的很多其他令人不安的数据,要求国际社会予以紧急注意,并找出充分有效的方法来控制并制止这一可怕的疾病。

在整个 1999 年中,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更加专门注意加强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因此除非也在非洲大陆上实现和平与繁荣,就无法加以保证。处理艾滋病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有效地抗艾滋病,保护和避免该大地所有人免于这种真正威胁到人的安全的基础的疾病,就无法实现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即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下,才能消除和避免这一流行病的灾难。

联合国能够而且应当在帮助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抗击这一迅速增长的灾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显然,这一疾病迅速漫延的根源之一,与贫穷直接有关。对这一点的

证实,就是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大约 44%的非洲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51%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向非洲各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和消灭贫穷的广泛方案,必须与旨在推动教育、尤其是卫生教育以及保健的深入援助方案直接相连。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道,敦促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采取果断措施,以适当地应付这一挑战。我们还敦促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减少、相反却增加旨在帮助非洲各国的资源。我们认为,还应以加强研究工作来支持有效的预防措施,以消除和打败这一灾难。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打破针对这一灾难的实际沉默之墙、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一可怕疾病的扩散以及很快扭转这一情况的努力。我希望安理会今天的讨论以及后续辩论将切实有利于在战胜这种罪恶的战斗中实现具体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说的客气话,我再次恳请各位把其发言保持在 5 分钟之内。

纳米比亚卫生部长一整天坐在这里十分认真地听了长达 7 个小时的发言,她是其国家也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唯一一位卫生部长。我现在问她是否肯为我们谈几点十分简要的即席看法——部长女士,我强调“简要”一词。

阿马瑟拉医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当然会非常简要。我只想在此提出 3 点。

我不想给人们造成任何印象:即非洲各国政府正在该问题上埋头睡觉。我们已证明各国政府在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灾难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努力。

当然,我们说过,我们买不起药,但我们正大力搞预防。我们已经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我们的社区,我们不是在坐等其他人来替我们努力。

这是伙伴关系问题。艾滋病毒不仅是个非洲问题;我们作为伙伴实际上可以共同努力作为一个民族同艾滋病作斗争,就象我们同任何感染作斗争那样,譬如瘟疫———就象我们同小儿麻痹症和过去同天花作斗争一样。我想这就是我们对其他政府的

要求;但是它们不能认为非洲政府不负责任、不做事情。问题不在这里。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而努力。

第二,我想重申必须有疫苗。我想请求研究人员在对疫苗做研究时把 C 分组包括在内,即我们南部非洲的小组。我想他们忙着进行检验的疫苗只包括 A 和 B 分组——如果过去 3 个月我们在卢萨卡得到的信息是对的话。我要疫苗;我们的要求是人人都买得起这些疫苗,特别是我们非洲人。疫苗不应那么贵,象抗病毒药品那样,我们买不起。我想我们必须大力工作使这些疫苗为我国人民所买得起。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想重申当我们治疗那些受感染的人时——我们治疗机会性疾病以及其他性传染病——重要的是我们应继续开展我们的教育方案。我们还以学校为对象以制止新的感染,因为我们对那些已被感染的人办法不多。我想必须加强学校中的方案。我们已要求我们的教育部把艾滋病毒/艾滋病作为他们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再次感谢你使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终于提交到安理会,这不应是最后一次。我想我们应继续共同战斗。我对前面每一个人的发言都非常满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纳米比亚卫生部长,我希望她向她在温得和克的政府转达我们赞赏今天派她出席并感谢她这次远道而来。我希望她向非洲各国人民和非洲部长们转达今天会议的历史性和空前性质。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真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和安理会成员表示赞赏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我们还赞扬今天讨论的方式,这种方式使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进一步有可能参与安全理事会讨论的问题。同样,我们期盼将这一方式用于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性问题的讨论。

在欢迎对引起广泛兴趣和关切的一个问题进行这次公开辩论时,值得指出,艾滋

病是复杂和多层面的,尤其是在非洲。国际社会需要紧迫予以处理。

在这个阶段任何政府要单独因应肯定力不从心。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应成为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重点。今天的安理会讨论肯定将在继续努力克服其破坏性影响方面加强处理这一问题的多层面做法。

秘书长强调了这一事实:在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斗争同经济增长与发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持续的社会经济进步,能否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值得怀疑。报告进一步强调,预防冲突和冲突后建设和平如果不能使一个社会发展,便没有意义。

人们尚未明确确认和广泛承认的一点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虽然对艾滋病对非洲稳定与安全的影响未作多少直接研究,但许多人认为这一疾病对于社会肌理的毁灭性影响不言自明。同时,匮乏和贫穷早已被认为是冲突和动荡的非军事原因。因此,艾滋病和安全之间的联系是可信的。可以清楚看到目前破坏许多非洲国家的广泛流行病不仅对发展有影响,而且成为政治不安全和不稳定的长期根源。

根据现有统计数字,穷人、吸毒者和受忽视的民众,包括妇女似乎是最脆弱的。同样令人深为关切的是受艾滋病感染和因而死亡的婴儿和儿童人数不断增加。由于在许多国家中提供保健服务的费用不断上涨,现已不可能满足艾滋病毒造成的不断升级的需求。

为处理非洲这一复杂和普遍的危机,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应作出真诚承诺通过发展性的做法根除这一祸害。非洲的保健需求应由国际分担来承担。然而,我们都知道面前的道路是困难的,因为对付这一流行病的财源和人力资源少得可怜,这在国内和国际一级都是如此。然而,的确有希望的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的多部门做法,该方案由联合国许多机构主办并提供切实的全系统协调。有鉴于此,急需的是一个以足够资源为后盾经过协调的多部门做法。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一看法:我们应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没有艾滋病毒/艾滋病

这个空前人间灾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染大大减少;付得起治疗费用;个人和集体对这一流行病的脆弱性大大下降;这一疾病对个人、社区和国家的不良影响大大减少;永远打破对这一疾病的沉默,从而大大减少使解决办法窒息的污名和拒绝态度。印度尼西亚认为这一远景只有通过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因而我们支持这一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鼓励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制定基于这一共同理想的全球战略的努力。我真诚认为只有通过由伙伴关系推动的这一多部门做法才能成功地向艾滋病毒/艾滋病进行斗争,成功地促进发展并成功地确保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评论,我十分赞赏这些评论。

这次会议结束前还有 12 位要发言。在我们继续发言之前,我想请彼得·皮奥博士代表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谈谈他对今天已听到的发言的看法。当然,他在听了余下的发言之后还有权发表进一步评论。

皮奥博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机会简单地接着谈几点看法。正如你所说,我的发言代表吉姆·沃尔芬森、马克·布朗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的伙伴们。

我想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机会,我想向安理会保证我们集体决心尽力而为。主席先生,根据你的具体要求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们的要求,我们将接着对至少 6 个具体问题谈谈看法。

第一,我们必须根据秘书长 12 月 6 日关于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问题的会议履行我们的承诺,在 5 月前使非洲各国政府、捐助国政府、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就大力加强和动员在非洲防治这一流行病的具体计划达成协议。

第二,主席先生,为了对你的具体请求和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的请求作出回应,我们还将确保这项合作计划的制订工作同安全理事会进行有系统的协调。

第三,我们将同安全理事会主席合作,制订应如何同安全理事会一起适当和定期采取后续行动的细节。

第四,为了对联合王国和法国常驻代表的请求作出回应,我们将加强在联合国内的交流努力,并确保将有关国际回应的现有情况及时通报所有会员国,并在一个月内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第五,我们还将在二个月内提出在紧急情况下并在穿制服的部门处理艾滋病的具体合作计划。

最后,我们非常乐于按要求以书面形式对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个别问题作出后续回应。

这就是安全理事会今天采取的大胆步骤。祝我们大家都交好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请本会议厅内所有其常驻代表已不在场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向他们通报我们刚从联合国艾滋病联合方案主任那里听到的六项承诺。我将请助理秘书长提请秘书长和其他人注意这六项承诺。

我希望这意味着开始深化和加强联合国大家庭内各成员之间的合作。我赞扬皮奥特博士今天的参与,我希望我们今后将在安全理事会再次看到他。当然,对马克·马洛赫·布朗也是如此。

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希望本次辩论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为援助非洲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并希望本次辩论帮助联合国有关机构克服影响它们履行其任务和方案的各种障碍。如果本次会议在实质上有助于工业化国家实际表达其意愿并拨出资源,那将十分有益。

舆论不应假定联合国刚刚发现这个流行病在非洲多么严重。无知并不是它不采取行动的原因。总的来说,没有任何新的数据或意见。这一流行病的增长及其我们目前看到的后果几年前就预见到了。1999 年 9 月 29 日在这里举行的辩论也涉及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我们抱着深刻和痛苦的现实精神理解,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任何解决办法。非洲仅为现有病人服用抗逆转氯酶病毒药物就得每年花费 570 多亿美元,如果遵循发

达国家的治疗安排,这些药物的成本将超过 2 500 亿美元。今天,非洲只能在保健上支出人均 10 美元,而这在某些国家已构成其债务还本付息的九分之一。

44%的非洲人——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的一半以上——都生活在赤贫条件下。 800 万非洲难民几乎得不到任何照顾或资源。同样严重的是疟疾流行,而且几百万人死于饥饿和可治愈或可预防的疾病。每年都有 470 万非洲人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这是西欧因同一原因而死亡者人数的 92 倍。人均寿命预计将下降到 45 岁。三分之一多非洲国家都处于、或最近陷入冲突局势。

1998 年,非洲得到不到 50 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占世界总额的 3%。其经常帐户赤字为 160 亿美元,是前一年的三倍。债务负担高达 3 500 亿美元,是非洲货物和服务出口的三倍多。同时,官方发展援助仅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3%。

除非改变我们今天饱受折磨的不公正和无法持久的世界秩序,否则就不可能有发展,也无法在体制上持久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必须通过国际社会的综合努力找出缓和这一流行病的办法。只有发达国家才能提供所需资源,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上 86%的国内生产总值,82%的出口,68%的投资和 74%的电话。非洲的艾滋病同饥饿一样也是一个欠发达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

有必要看看事实。古巴重申它提出的通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世界卫生组织和致力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其他机构和基金建立对付艾滋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合作项目的提议,古巴准备免费为此提供医务人员。

古巴还重申它提出的免费提供在撒南非洲北部发起综合紧急健康运动所需的所有医务人员的提议。我们提议联合国机构、基金和规划署以及发达国家为此提供最低限度不可或缺的资源,主要是医药和医疗设备。

一位医生和一些成本仅几分钱的口服水合盐就可挽救一名儿童的生命。古巴人民将抱着今天使他们受到震动并使他们为其被非法任意扣留在美国的仅一名儿童的命运而奋斗的同样感情派遣医生。

这项努力切实可行,不需要许多资源。古巴自己就在尽力从事这项努力,目前已

有 43 个医疗队在 11 个国家,为 1 000 多万人提供保健。目前正在扩大这种合作。已成立一所将录取 6 000 名学生的拉丁美洲医学大学。目前正在采取步骤在两个非洲国家内成立有古巴教授的医学院。目前正在海地进行接种运动。还将免费向加勒比国家提供一切必要的大学奖学金。

几百名非洲青年正在古巴学习,将近 27 000 名专业人员和技师已在古巴毕业。5 000 多人在那里受过培训。仅内科和牙科医生就有 1 165 人毕业。8 万多古巴文职参与者都曾在非洲工作,其中近 2 500 人都从事保健工作。

只要有政治意愿和有效的社会方案、利用资源、给全体人民创建有效和全面的健康和教育制度,并公平分配财富,一个象古巴这样的国土小、贫穷和受到封锁的国家就能在治疗和控制艾滋病方面取得成功经验。

自 1986 年以来,直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2 676 名血清反应呈阳性者、1 001 名艾滋病患者和 691 名艾滋病相关死亡者记录在案。这个流行病增长缓慢,被认为是一个低度传播疾病。在年龄 15 至 49 岁人口中只有 0.03%的人受到感染。

所有染上艾滋病的古巴人都享有全面保健、广泛医疗覆盖、理解和人的声援、他们享有保密权、其私生活得到充分尊重。他们没有受到歧视;他们的工作、社会安全和一般通过现代门诊治疗享有保健等权利都得到了保证。他们的法律地位受到尊重并确保他们享有和行使各项人权。健康教育行之有效并十分普及。目前正处于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的古巴艾滋病疫苗项目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项目之一。愿我们谦恭介绍的经验成为一个表明这项努力切实可行的机会。

联合国必须采取行动。大会应当通过今天提议的特别会议或其他方法为在非洲作出紧急和综合努力制订政策和任务。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赞助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机构、基金和方案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当考虑提供有效协调的方法。

如果人类的良知反映在政府的行动中,如果其他国际角色进行负责的参与,如果发达国家采取无私的行动,如果人们理解非洲没有和平与发展别处也不会有和平与

发展,并且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唯一的未来是一个共同的未来,那么,同艾滋病进行的斗争就能够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有力的发言。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意大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凡托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意大利也是欧洲联盟的成员,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的美国主席提出的倡议,把不安全的概念和国家社会所作的反映加以扩大,在秘书长和大会有关非洲的倡议的更大范围内开始讨论本机构的议程,明确强调来自非洲大陆的挑战。此外,今天上午世界银行总裁的重要发言清楚和权威性地证实了一项综合国际战略的必要性,目前的倡议强调了这一战略。

意大利当然赞同欧洲联盟葡萄牙主席的发言。此外,如同已经发言的其他欧洲联盟成员国的一些常驻代表一样,我将就一些事实和数据发表我的见解,这些事实和数据涉及意大利计划在 2000 年里在防止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的范围内所作的具体贡献。

意大利倡议的基础是政策的两个具体领域:第一,意大利本身作为一个数十年来同非洲国家一道进行发展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在健康、科学教育和环境领域中;以及第二,在过去十年中大批非洲移民工人进入我国,加深了我们同非洲的联系。

我们支持非洲国家的国家努力的综合战略的基础是科学知识和疗法,自从 1993 年以来,我们在意大利的研究所、学术机构和专门医院进行的研究和有关的交往中每年拨出资金,总计大约为 1.63 亿美元,我们的科学知识和疗法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这一合作战略将主要把重点放在预防行动上,其方法是免疫方案和在学校、工作场所和新闻界进行教育和宣传运动;流行病学监督;减少母亲传染的比例;援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孤儿和家庭;建立能力;训练人员;以及支持研究。

意大利对在非洲同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作斗争所作的财政捐助的总额在 2000 年大约为 2 000 万美元,并将通过多边和双边方案提供。除了向联合赞助的联

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拨款 200 万美元之外,将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800 万美元的捐款。此外,将在受最严重影响的非洲国家里组织价值为 550 万美元的双边紧急干预行动。最后,我们预期将在双边基础上为大湖区的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提供价值为 400 万美元的具体的分区域方案。只要可能,我们谋求让非政府组织和意大利地方社区参与,以帮助建立和巩固基层方法。

我们对受这一祸害影响的非洲人民,有义务利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打败这一流行病,同时不要忽视或无视在基本需求领域、贫困、环境、基础设施和发展资金等方面影响非洲大陆的其他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同艾滋病的困境是相互联系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使先生,我很抱歉没有首先欢迎你到联合国和安理会来。我知道,凡托大使,这是你第一次出席这里的会议。我们欢迎你。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新西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波尔斯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今天荣幸地代表南太平洋论坛以下成员发言:澳大利亚、斐济、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布亚新几内亚、索罗门群岛、汤加、瓦努阿图和新西兰。尽管这一名单很长,我们的发言将很短。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把重点放在艾滋病及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问题上。我们也赞同增加非成员参加安理会工作的机会。

非洲的艾滋病传染病的巨大规模和严重性值得我们予以紧急的关注。用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的话来说,艾滋病在该区域的扩散是一场空前的人类灾难,削弱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紧急作出反应。

秘书长在其 1998 年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318)中承认,非洲的艾滋病和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而这种发展是减少该区域冲突的关键。

艾滋病是个全球问题。它并不承认国家边界。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全球性的一致努力,同全世界的艾滋病作斗争,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在非洲的严重程度,该地区

具有独特的需求。

通过参加联合国的基金的方案以及在这一领域中活动的特别机构,南太平洋各国将继续支持防止艾滋病扩散的所有有效措施。

我们南太平洋地区离开非洲是最远的。但是,当它们面对这些严重挑战时,我们谨强调我们对非洲朋友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新西兰代表对本次会议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我谨指出,我们非常渴望地期待着他的总统在不到两周之后将来到纽约,参加我们这一系列有关非洲的历史性会议。

卡桑达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特别感谢在新的千年中第一次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大张旗鼓地讨论非洲的艾滋病流行病。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你使这次会议能够举行。

无疑,艾滋病的流传正对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冲突。它摧毁非洲人口中最有生产力的部分。技术员、教师、工人、医生都成为这场严重流行病的受害者。公共或私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哪方面免受它的毁灭性影响。非洲社区的社会结构遭受巨大破坏。在全非洲,孤儿、街头流浪儿童和家中最大只有青少年而他们本身也染有艾滋病毒的家庭的数目都在上升。艾滋病的患害正威胁着非洲各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威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并将最终导致整个大陆的政治不稳定。在这新千年中,艾滋病毒/艾滋病将成为决定我们的发展、福祉与生存的速度与质量的关键因素。

我们今天上下午听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艾滋病的广泛流传不仅给非洲,而且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今天,许多发言者已提出了一些办法。但我国代表团愿强调几点。

我首先谈非洲国家。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政治承诺。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疾病的性质,它威胁到我们作为可行的国家生存的问题。第二,我们必须加紧我们现正进行的努力,停止鼓励扩散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统或文化习惯。第三,我

们必须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带来的耻辱感。我们必须接受患艾滋病者,承认他们为社会的平等的一员。必须打破沉默的阴谋。我们必须开始象对待任何其他必须公开对待的疾病一样对待艾滋病。第四,有关艾滋病的教育应该成为我们学校课程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工作场所公开讨论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照料艾滋病人。教育不仅能消除艾滋病带来的耻辱,而且还能有利和积极地改变最容易得病群体的行为模式。

同严重的艾滋病流行病作斗争的下一阶段是国际支助。世界和非洲必须合作打击这一疾病。在研究活动和治疗方面已有的国际伙伴合作必须得到加强、改进和更好的协调。但归根结蒂,打击艾滋病战争胜利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财政资源。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感谢美国副总统今天上午宣布的美国政府对打击艾滋病流行病全球战争的贡献。我们极为希望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能效仿这一榜样。

对非洲的国际支助的另一方面是重新承诺增加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这方面,我们认为捐赠者所提供的发展援助中可包括与艾滋病有关的活动的具体内容。还有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这一永久问题。匮乏的资源继续被用来还债。同艾滋病的战争若要有意义,就必须迫切找到全面和持久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债权国有能力、有意愿在这方面带来积极变化和作出贡献。

需要国际支助的最后一个领域是治疗和药品。非洲必须能得到他们能负担的药品来延长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和治疗艾滋病患者所得机会性感染。还有双重感染的问题,如同时感染艾滋病毒和肺结核,或其他的性传染疾病。还有母亲传染孩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只要有适当和价格相宜的药品。

赞比亚代表珍惜今天对这一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的讨论。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你一样,希望今天开始的对话能在安理会稍后的工作中继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只剩下几位发言者。我相信,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我们不久就能结束。如果有代表想作任何结束性发言,当然欢迎。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塞浦路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克海奥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成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但我愿补充几点。首先我要表示,主席先生,我国政府感谢你主动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先生主持 2000 年安理会第一次会议和保证增加美国的贡献。我们同秘书长所表示的一样,关切世界特别是非洲因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而面临这场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塞浦路斯认为,安全理事会上的讨论是国际社会重新侧重对对付这种大规模流行病和支持非洲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的重视与承诺的好机会,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加强区域和平与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艾滋病的流传是对人类,特别是非洲的一种严重威胁,因此正如有人无情地指出,每年它所夺走的非洲人命超出该地区所有冲突的总和。我们也对得病的儿童和妇女人数不断上升表示特别关切。

我们希望今天在安全理事会上开始的对话不仅能解决仍然存在的重大科学和医学挑战,而且也能解决许多国家中经济社会后果。但是我们必须不仅讨论,而且寻找有效的办法和切实的手段。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艾滋病流行的比例特别高,造成极大的人和物质损失。我们也必须积极努力促成科学发现,提供办法制止该疾病的流传感染。必须加紧研制一种不贵和没有严重副作用的免疫疫苗。这方面,我还要强调必须检查捐血者是否带有艾滋病毒。

多年来,通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和国际与区域性会议的努力,许多有关艾滋病毒的禁区和神话已被打破。在这一这样敏感的问题上,必须向人们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保健资料,它们将成为最好的预防性措施。

虽然我们讨论具体涉及的是非洲地区,但我们必须看到,艾滋病是一种国际流行病,需要在一种共同战略、团结和同情以及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包括同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打资产交道的组织、宗教组织和工商界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采取全球性行动。

谈到在这一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我要再次强调必须帮助非洲克服其严重的经济问题。尽管一些国家已经取得进展,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看到非洲国家推行经济

改革的勇气和负担,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加倍努力,减轻该大陆上千千万万人民的痛苦。

应特别重视债务的减免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那些处于被排斥边缘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需要。减免债务所节省的部分资金可有效用于提高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并改善基础设施,以帮助这一疾病的受害者。

我国距非洲很近,我们一直与非洲人民有着牢固的联系。这些特别联系是在非殖民化时期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遍布非洲许多国家的塞族人建立的。塞浦路斯一直尽其所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尤其是,塞浦路斯政府正在为各个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以及诸如护理等特别课程提供奖学金。我们承诺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努力与非洲精诚合作,对付艾滋病流行病并加强该大陆的和平、合作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还感谢他完全遵循了所建议的五分钟时限,同样我还应该感谢新西兰代表。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姆巴内福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 我很想不按照我已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但是我发现,为了节省时间,我只能按照已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

主席先生,我代表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你召集了安全理事会这次关于非洲局势以及艾滋病的影响与安全问题的对话。今天由美国副总统本人亲自主持审议工作,突出说明了美国对非洲境内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重视。在这方面,副总统所宣布的财政承诺是令人欢迎的。

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发言值得特别赞扬。他在发言中不仅勾画了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灾难的真实与可悲画面,而且还呼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使人类避免遭受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灾难。

正如我国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上将最近提醒大会的那样,非洲目前遭受这一疾病的影响最严重,目前在该大陆每年有大约 200 万人死于这一疾病。的确,这一疾病已经取代疟疾成为非洲的主要初级保健问题。实际上,去年 11 月发表的世界卫

生组织报告显示，在去年确诊感染艾滋病毒的 560 万人中，70 % 的患者生活在非洲，而且非洲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比任何地方都更迅速上升。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它对任何国家的安全都构成威胁，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在人口上，居民在渐渐消亡，至少也是元气大伤。在经济上，劳动力受损，从而使国家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陷入瘫痪。它导致社会不和谐，从而使社区遭到毁灭。国家的实际防卫也没有幸免，因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力受到最不利的影响。即使是存活下来的人也由于这一流行病所造成的死亡而不断受到削弱。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最严重的影响是，一些国家的全体居民可能会完全灭绝。

有可靠的科学依据证明，这一致命的疾病不受国界的限制。因此，它给人类和普遍安全造成严重和现实的威胁。全球数据没有显示有哪个国家，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免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危害。在非洲这个拥有 53 个由于巨额外债负担和缺乏技术性人力资源而深受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经济体的大陆，艾滋病的流行要求立即采取国家和国际联合行动，以找到解决办法，努力消除这一全球灾祸。

必须采取哪些行动？作为新的国家优先任务之一，尼日利亚作出了新的承诺，要在各级发起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运动。奥巴桑乔总统亲自领导了尼日利亚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运动。实际上，就在今天上午，尼日利亚成立了一个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内阁委员会。各项政策正得到审查，以确保为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目前正在调动更多的有关方面，以通过全国性艾滋病扩大因应行动，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有更多的资金正被拨用于我国的艾滋病方案。新闻媒介宣传运动正在政府各级得到加强，并且得到了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响应。目前已加强对艾滋病毒的监测，以确定这一流行病的各种决定因素和驱动力量。

尼日利亚政府希望，信息的获取、母亲把艾滋病毒传染给孩子的预防以及治疗药品的获得，将会在社会基层一级对控制这一疾病的蔓延产生积极的影响。它认为，不能够让被确诊已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蒙受羞辱，不能够将他们视为社会的弃

儿。他们需要得到理解，因此必须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苦楚，因为这是确保这个问题在所有各级得到适当处理的唯一办法。因此，教育和宣传必须在控制并随后消除这一全球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这一流行病的严重性以及在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科技障碍，此类国家努力注定不会取得什么成效。艾滋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而解决这一疾病的办法不仅应考虑到医疗方面，而且还应考虑到随之存在着阻挡非洲摆脱疾病并使其人民和经济取得发展的努力的各种障碍。

非洲受到长期武装冲突、疾病、贫穷等各种灾难的蹂躏。似乎上述种种问题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还不够，艾滋病毒/艾滋病又加剧了非洲的种种不幸。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给人类带来了毁灭的威胁——今天在非洲尤其如此。对于这一流行病以及武装冲突，安全理事会应该象对待那些被正确视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任何地区核武器使用或威胁一样，给予同等的重视。因此，尼日利亚希望今天这次讨论的结果将标志着制定解决这一极其紧迫世界问题的具体行动计划的开始。

我们受到全球协作对付艾滋病行动的诚意的鼓舞。我们相信，艾滋病和武装冲突的问题及其对非洲局势的各种影响，将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安全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我们还认为，它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所作的重要的发言。如果没有人反对，我谨代表整个安全理事会请他向奥巴桑乔总统表示祝贺，祝贺他今天在尼日利亚设立了新的艾滋病毒委员会。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澳大利亚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温斯利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对非洲和其他地区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染病的持续扩散感到极其关切。我们完全赞同南太平洋国家在安理会的发言。

我将分发我已经准备好的讲稿。我只想简单概述几个要点。

我们的援助方案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在非洲同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的重视。尽管我们的国际发展努力主要针对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非洲接受了我们的全球艾滋

病毒/艾滋病开支的很大比例。我们在非洲是一个相对小的捐助国,我们将继续把我们向非洲提供的总的援助中的很大比率用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在这一领域中起辅助作用。

我们已保证在四年里花 1 000 万美元,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帮助同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我们在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的目标是农村社区和社会中较为脆弱的群体,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执行方案时,我们同非洲国家的政府、多边机构和特别是地方非政府组织进行非常密切的配合——我在今天的讨论中没有听到许多人提到这些组织,但是,我们认为在有效执行方案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我们今后的双边项目中,我们将继续谋求加强伙伴政府进行长期规划的能力,以解决这一流行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这方面,我听到许多发言者强调研究的价值,他们特别强调医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就我们而言,在其他领域中需要进行非常重要的研究,应当保持下去。我所想到的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人口学领域中所进行的那种研究,这是对非洲艾滋病进行的为期十年的研究。这项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数据——例如对津巴布韦人均寿命的研究,这一人均寿命从预料在 2000 年时达到 50 岁减少到现在的 37 岁。这种数据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以便纳入我们处理艾滋病流行病的长期规划中。

我们也谨特别强调我们有关青年以及有可能把艾滋病毒传给其子女的母亲的战略。也许令人感兴趣的我们采取的一项主动行动就是为所谓的"最佳喂食作法方案"提供资金,以减少南部非洲母子传染的危险。

我谨指出我的书面发言中没有提到的最后三点,这三点是根据今天讨论中谈到的问题提出的,我认为这三点极有价值。

首先,我注意到人们一直对所学到的最佳方法和教育及提高认识感兴趣。今天讨论的重点是非洲,但是在澳大利亚和我们区域也有艾滋病,我们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有着精心制定的方案,我们愿意分享这些方案并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在联合赞助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的协商下这样做。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关信息中心的发言和今天早些时候彼得·皮奥特所作的回答强调了正在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的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吸取了今天辩论中提出的许多意见。

第二点是,我察觉到某种不耐烦的情况,也许是在一长串的发言人发言之后时间已晚,我发现某种逐渐缩短的注意力,我注意到我们的联合王国同事指出,我们举行这次辩论的事实本身也许就够了。而且也许有些重复。但是,特别是对非安理会成员和非洲以外的成员国而言,一长串的发言人有着两个非常宝贵的好处。第一点,它让我们作为非成员参加安理会的会务,第二点是真正重要的,不仅因为我们在这里提高认识,而且因为会员国发了言并能够把各项发言提交给本国政府。

捐助国需要使我们自己的社会提高认识,调动和动员我们的社会支持艾滋病工作,这种辩论对帮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社会认识有着极大的益处,不仅是为了国际社会。毕竟民主国家的政府只会在其社会和选民的压力下采取行动。

第三点是,牙买加常驻代表在其发言中提到了维持和平。我希望会员国将记住她在五、六月份第五委员会的复会上说的话,其重点是维持和平的资金。我提出这一点不仅因为我是第五委员会主席,而且因为联合国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过度分隔我们的工作,会员国在一个论坛和本系统一个部分所说和做的事并不一定贯穿于它们在联合国其他部门的行动。

我谨希望,在接受杰里米·格林斯托克提出的挑战时,在提问我们将进行那些后续行动和如何持久贯彻时,我们将作出积极和坚定的努力,检查一下我们会员国在这里所说的话如何能够反映在我们在其他地方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之中,不管是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还是在妇女地位委员会中——鉴于许多人提到的妇女的脆弱性,这是特别重要的——不管是在执行理事会的会议上还是在正在作出的有关资源分配的决定之中,在处理维持和平委员会里还是在为千年首脑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中。

这里有许多人呼吁人们发挥创造性和作出承诺,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抓紧机会,并看一看我们在本会议厅和本组织中所做的所有事情,以便思考一下在这里所表达

的这种顾虑,并且我们会员国在处理这一传染病及其对国际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时应当始终言行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对温斯利大使所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发表我的看法。她谈到了联合国的过度分隔。这项意见突出强调了我们正设法做的工作,因为我们正在试图打破这些隔离。至于在彼得·皮奥特发言中提到的六项努力,我们也将朝这一方向前进。

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你以主席的名义倡议在本月中把重点集中在非洲问题上,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有希望的迹象,因为安理会正在处理人们对其处理非洲问题时的记录的经常是有道理的批评。我们祝愿你在努力中取得成功。

回过来谈谈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即艾滋病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今天安理会中的各位代表及与会者已经说了许多,强调同艾滋病作斗争对所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这一祸害提出了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挑战,有着严重的影响。

自从艾滋病毒/艾滋病出现以来,其扩散是非常迅速的,特别是在非洲。在全世界据估计为 3 400 多万染上艾滋病毒的人中,大约 2 100 万人在非洲大陆。这意味着,艾滋病对我们非洲国家造成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影响和国家安全影响极其巨大。这一流行病消耗我们的潜力,使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发展努力中分出极其有限的资源从事艾滋病方面的活动。

艾滋病影响我们社会的各个社会团体。艾滋病夺去我们公民的生命,不论他们是年老还是年轻、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富有还是贫穷。艾滋病是不加区别的,但年轻人却是这一疾病的最经常的受害者。由于人口的这一部分在所有国家都是技术型劳动力,青年的损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之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受艾滋病感染或因艾滋病成为孤儿的儿童数目在不断增加。

总之,艾滋病是对当代和未来几代人的一个威胁。如果不紧急地作出充分的反

应,艾滋病对人类安全和生存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的严重程度就在这里表露无遗——艾滋病流行病破坏我们建设经济的努力,打击我们人民要体面生活的希望和志向。更严重的是,艾滋病夺走我们儿童的父母,夺走我们的男男女女照料家庭的能力,夺走我们国家一整代人的事业和创造发明。

尽管艾滋病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医学方面的问题,但其对国家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复杂的,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因此,找出解决办法的责任要求各级都采取全面的做法。正如许多发言者强调的,为有效对付艾滋病,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实业界、普通公民、艾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行动团体间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社区和政府应该共同努力找出解决办法。

在埃塞俄比亚,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开展了通过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的努力。因此,1987 年卫生部制订了全国艾滋病控制方案。为补充该方案的努力,一些民间团体开展了人士艾滋病影响的活动。但是,这些努力无法取得预期结果。在认识到这一现实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制订了一项艾滋病毒/艾滋病政策,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有助于加强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对付这一疾病的伙伴关系的环境。目前,为了动员社会的所有资源,联邦政府正在集中开展一项全面的方案,并正在着手建立全国委员会监测方案的执行。为了取得预期成果,这些努力需要国际的支助和援助。非洲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正如秘书长今天上午指出的,艾滋病毒/艾滋病不单单是非洲的问题。艾滋病是全球性的,正因为如此,预防和消除艾滋病毒/艾滋病要求所有国家的承诺和行动。我们热切地希望由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主持召开、由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发起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等重要机构负责人参加的安理会本次会议能够为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更有效的协调和国际合作与行动铺平道路。我们欢迎副总统戈尔宣布的美国将拿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在全世界对付艾滋病。

国际上对非洲的支助和援助与其打击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瘟疫的努力是不可分的,尽管非洲目前面临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负担在世界上来说最为沉重,非洲迄今

得到的援助和支助却非常令人失望,艾滋病方案执行董事彼德·皮奥博士正确的说明了这一点。

国际社会对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挑战所作反应应该具体和务实。在对非洲国家提供支助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既重要又迫切,但确保有能力接受有效的治疗和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各种社会经济影响仍然是必须从事的紧迫任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你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莱卡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担任的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职务已经有了非洲的标记。我国代表团为此祝贺这一值得称颂的主动行动,并借此机会表达我们的正当希望,即:目前困扰非洲的许多瘟疫从本月开始,将通过具体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得到解决。

我国代表团还祝贺你组织了安全理事会本次专门会议专门讨论打击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斗争。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主持召开这次会议,无疑表明美国愈益关心让整个国际社会都致力于对付这一病毒的有效运动。这一病毒在非洲整个大陆使无数的人死亡。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成你所说的非洲艾滋病造成破坏的数字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保健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安全问题,同时也是经济日益恶化和贫穷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一疾病杀死最优秀的人,造成几百万名孤儿,实际上制造和促成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动摇本来已经脆弱的社会,引起武装冲突,而武装冲突本身又助长了艾滋病的传播。

我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这一地区,艾滋病这一重大流行病目前正在极其迅猛地蔓延。该地区各国政府确实已经承诺尽最大努力找出各种办法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它们继续寻求更有效的手段减轻艾滋病的影响,尽管由于资源有限而且仍在不断萎缩以及由于贫穷和各种战争这些政府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美国副总统宣布的措施,同时希望能够迅速实施这

些措施。

过去,我国处在中部非洲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前沿。由于从持续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中受益,我国在捐助社会的帮助下制订了一次艾滋病项目。这一项目认真对对付艾滋病毒的影响,其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在预防和获得有关艾滋病的资讯方面。

不幸的是,1991 和 1993 年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掠夺,使这一基础设施被摧毁。此外,10 多年来我国毫无缘由地遭受的禁运沉重打击了恢复这一合作的希望,而这一合作本来曾给所有刚果人民带来过好处。

1994 年,我国身不由已被迫接待了几百万名难民,它们主要来自邻国卢旺达。难民在我国领土的存在从生态、社会和经济上来说是一种灾难。在我国东部各省,这种不受欢迎的存在也是通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以及非常明显的艾滋病毒的传病媒介。

自 1998 年 8 月 2 日以来,我国遭受了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正规部队武装联盟的野蛮侵略。这场战争,加上由此造成的痛苦、流离失所人口和生活在极为恶劣卫生条件下的新难民潮是造成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因素。

然而,在过去一年中,在我国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疟疾,紧接着是战争和艾滋病直接受害者。但是,不应该低估这场战争的影响。目前,在被占领省份和自由区,战争是刚果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恶化的主要根源,从而使我国人民难以、甚至不可能获得诸如基本保健之类的东西。刚果人民从而成为各种各样疾病、包括直到最近未被想到的病毒——伊波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滋生地,正象对艾滋病一样,对这些病毒目前没有任何疫苗。

这场战争还目睹一种军事做法有所增加,至少可以说,这是乌干达武装部队采用的一种奇怪的做法,这就是把数千名感染艾滋病或呈血清阳性士兵送上战场,他们的任务是强奸妇女和女孩,以传播艾滋病。国际社会有责任结束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的这一危害人类罪。

这一非洲月和这一新千年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充分掌握事实的情况下承担起责任,以便允许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乐观态度面对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

还有责任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努力恢复和平,实现经济复苏和基础设施重建,包括卫生和医疗重建,以使刚果今世后代能够再次希望有一个更美好和更光明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采取主动将重要的艾滋病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美国副总统、各非洲部长、联合国秘书长和前面的发言者说得非常好。我作为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得天独厚的地位意味着,我能够在我们讨论已经很晚的时候发言非常简洁。

毫无疑问,艾滋病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我们非洲大陆来说,这一流行病也构成了一个发展问题,也许甚至是一个对非洲大陆未来的问题。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今天充分认识到这一疾病对该大陆人民的人力发展所构成的威胁的严重性,并决定将其努力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努力协调起来,以处理这一问题,这是一件好事。

非洲人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没有放弃。正如纳米比亚部长刚才所说的,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消除这一疾病。

1992 年根据塞内加尔的倡议,在达喀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艾滋病是对该大陆未来的真正的威胁,并要求各非洲国家尽力控制这一灾祸的蔓延和影响。我国迅速作出了广泛、多部门和多学科反应,制订了一项全国防治艾滋病方案。该方案受益于对付这一疾病的有利的体制,并有幸得到充满道德、传统和宗教价值观念的塞内加尔社会的支持。

从健康角度出发,在设立了全国艾滋病委员会之后,马上制订了真正的预防性战略。我需要指出研究员正是在塞内加尔首次证实 2 型艾滋病毒的存在吗? 在 1990 年,在塞内加尔已经可普遍得到避孕套,避孕套的销售和分发在过去 10 年中增加了 10 倍。

就信息、教育和沟通而言,自 1992 年起,塞内加尔把对青年的性教育列入关于艾

滋病毒传播的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1997 年在公立和私立学校分发了 13 万多册专门关于艾滋病的资料、教育和沟通的课本。数百个非政府组织和艾滋病患者协会设立起来,并一直参加防治艾滋病斗争。由社区领导人、宗教领导人、国会议员、专业人员和记者所主持的政治对话、培训班和讨论是防治艾滋病战略的一部分。

从在整个非洲大陆采用新战略这一思维产生起,塞内加尔就一直站在这场防治艾滋病新斗争的前列。这一思维产生了艾滋病方案倡议,这对两个非洲国家都有益。

为了确保内聚力和持续性,塞内加尔提供了补充性财政援助,以使艾滋病患者能够得到治疗。阿卜杜·迪乌夫总统同他的兄弟和朋友乌干达总统马穆塞韦尼一起获得艾滋病方案所颁的奖。由于我国在防治艾滋病斗争中所取得的这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他们获得防治艾滋病斗争中头等优秀奖。

最后,我要说,这些努力必须得到支持和加强。必须保持警惕性,因为这些疾病的历史告诫我们,当警惕性放松时,传染病就蔓延。

我要赞扬我们的国际多边伙伴——主要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继续支持我们进行防治艾滋病斗争的双边伙伴。我深信,我们将能够依赖安全理事会的名声和影响力,成为我们所有伙伴的解释者,并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决心确保非洲后代将看到一个没有这一流行病幽灵的地平线,因为这一流行病严重损害非洲大陆发展、和平与稳定的机会。

<u>主席</u>(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特别提到安全理事会在该问题上的作用,这显然对应我们在座大多数人以及作为美国代表而发言的我们的看法。

名单上没有人要发言了。我本要经各成员准许而就我们今天所做的事谈几点看法,但鉴于我们现已开了九个小时的会,我将把这些看法保留至我们星期四关于难民事务的会议,届时绪方高级专员将出席会议。几位发言者今天提到了难民与该问题之间的联系。我认为纳米比亚卫生部长同其他一些人一样,特别提到这点。所以,它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

<u>下午 6 时 55 分散会</u>